程侍郎遺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程侍郎遺集

（二）

程恩澤撰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四

粵東雜感九首

嶺海中開起奧都。水深山峭士豐腴。萬花界斷空明鏡。百寶鎔成造化鑪。常隱諸星縣。（隱。圍星可見。）飛行十日抵津沽。（謂海帕往來之速。）從來饒有衣冠氣。配得繁雄楚蜀吳。

一從陸賈侈歸裘。卷握都夸世富強。有客媚川歌得寶。（僞劉置媚川都爲採珠也。）何人臨浦復沈香。海邊鏡鬼時拔屋。

林外金蠶夜吐光。更有瘴雲渾似瘧。能教俄頃變炎涼。（自陸大夫後。入粵東者皆以寶區視之。故天時人事。日變日非。）

家藏洋銕鑄精兵。耳熟春雷動地聲。傾里交鋒官走避。借軀償臯鬼光明。盜來淸晝商幾斷。（白日行劫。）劫到高年夢亦驚。（劫質人口取贖。）古有帶牛成美政。今無乳虎立威名。

豐趺凝雪錦鞵圓。盛鬟垂髯翠鳳偏。素女圖開花蹀躞。念奴歌起玉纏絲。（謂木魚歌。）驚波不撼鴛鴦舫。（謂沙面定舫。）斜照尤明孔雀船。（昔之六蓬船。有孔雀毛作蓬者。）豈有芳尊藏酖毒。果然華屋豔神仙。

外藩吉利最雄猜。坐臥高樓互市開。有盡兼金傾海去。無端奇貨挾山來。五都水旱多逋卷。（近來吳楚水災。洋貨滯銷。）羣賈雍容內乏財。祇合年年茶藥馥。換伊一一米船回。（以茶葉大黃專換洋米。不取奇貨。計之上者也。）

天生靈草阿芙蓉。要與饕飡競大功。豪士萬金銷夜月。乞兒九死醉春風。（粵鴉煙遍地。雖乞兒亦啖之。）香飛海舶關津裕。力走天涯貨貝通。抵得薔薇兵燹劫。半收猿鶴半沙蟲。

一酌貪泉百惑生縱然才智了無成外夷只識珠犀貴廉吏須磨斧鉞行不解鳥言空聽訟未窮蠻狀漫談兵須知仁獸當關臥多少豺狼總禁聲

經生詞客兩無儔學力天才老未休直以淵源窮馬鄭即論文藻亦曹劉倘書履去絃歌在阮宮保開學海堂至今學者宗之學士甎頹俎豆脩惠半農翁覃溪兩學士想見人心醇懿處必逢賢吏苦遮留粵東吏治民風稍漓惟士氣文風較前日進

新橙甘比張儀舌香荔腴于合德肌天與芳馨都是福我來遼闊不同時越王臺上雄看月帝子峯頭靜賦詩清遠峽莫笑籠中無長物文章分得鳳皇儀時歸裘帶有羅浮蝶繭數十枚

展重九日吳石華曾勉士兩學博招予遊白雲山飲於蒲磵之雲泉山莊時陳範川李繡子兩山長山莊主人段紉秋年友儀墨農暨學海堂諸先輩咸集焉吾友王雷州爲繪蒲磵雅集圖爰繫以詩寄呈吳曾兩學博並諸君子同作

蒲磵之水何潺潺虛堂壓林俯竹竿禽言人語互相答祇有魚夢殊艱難左方連簃最幽絕雲影倒地生波瀾書畫奕棋琴瑟彈孰居無事常致歡我友吳曾兩學博招我郭外尋秋山云此墨農讀書處儀墨農讀書蒲磵數年主人自闢詩天寬主人段紉秋開詩社於此酒龍筆虎紛盤盤壺轎一巡皆脫冠兩詞垣長肅圭瓚先生皆館前輩五先輩者森琅玕梁孟侯譚居五君皆學海堂高足也吳喜雄談曾喜默曾如香象吳青鸞惟予不飲亦狂簡醉鄉況味清而安粵東風高不可攀學希馬鄭文揚班思深力厚取舍正盡采蓀蕙遺榛菅問誰闢此衆門徑有大菩薩臨華壇謂阮宮保太夫子迄今學海堂上客各秉絕詣窮其端我求明珠向南海離朱喫詬驚愚頑崑崙第

一未卽得。羊鬚首捋緣希慳。（予久慕曾勉士名。冀此番收作榜首。而勉士適持服。不應試。）有友慰予予破顏。一網難盡十丈珊。就中現瑋已不少。木則棟梁珍則瓛。（石華之言如此。）再傳弟子守師法。息息總與師相關。（予爲阮宮保再傳弟子。）務教古學不淪墜。縱有遺賢心則殫。六先輩者神高閒。不將冬烘嘲禮官。已試未試悉懋置。亡弓得弓俱達觀。我失李程屈方叔。未免當食停加餐。天乎何爲疾疾我。使我不耐秋肯闌。（予奉使行至贛州。大病。凡十餘日。至羊城。乃漸愈。衡校時已大愈。然坐至二鼓。必昏睡。故心與力多平。平未相副也。）要當眞力彌滿際。或可剖石搜芳蘭。吳君嗢噱曾君歎。復登小閣聆風湍。大聲驟雨雜琴筑。細響天飈鳴珮環。酒餘茶後臥淸簟。迴入僊境非人寰。北平題句廣陵飯。合與坡老同盤桓。（覃溪先生有題句。阮宮保督粵時。常在此小憩。）我乘筍將上巑岏。高窺龍湫下鷺灘。白雲庵頭樹裹屋。鶴舒臺畔霞爲欄。平生有志泛滄海。一望才到扶胥灣。深嗟目力有限蔽。何日看盡東瀰漫。屐齒瑣瑣林攢攢。夕陽金翠催予還。酒星一散不可聚。欲乞寫圖楊契丹。諸君有作定超勝。顧我先畫穿錐干。再來之約指白水。菖蒲增節花爛斑。

大庾嶺

天南一角多梅花。梅花以外天之涯。昔人崎嶇踏雲霞。今人傳車從玉騧。誰其鑿此張子壽。誰欲塞此丞相嘉。樓船將軍破其瑕。橫浦一入無留遮。（黃蒲關在庾嶺上。張丞相未開之前。路逕此。）便向尋陸收輜車。伏波乃走桂陽橋。（伏波由郴州黃岑嶺入。）其餘遠泛西江槎。（下離水下牂柯江。今西江路也。）橫浦逕隘蟠脩蛇。嘉不能守翠厥家。子壽披叢闢磴道。意令風氣通中華。二蔡甃石平谽谺。（宋時。蔡撰蔡抗兄弟。甃之以石。）遂使醉步無傾斜。自茲險失文則賒。南枝吐芳北枝芽。風日晴美停馬撾。旅人羈宦忘路遐。我來深秋見兩葩。喜與紅葉相交加。姮娥障邀一看月。霹靂泉畔頻煎

茶。要當花天臥香雪。此福輸與山樵誇。吁嗟乎。梅花以外非天涯。越裳雞聲如打衙。風翁山云。匡州。每南風順。聞占城雞聲如洪鐘。自海外悠揚而至。

清遠峽詩

自山足登飛泉亭

萬樹裹江水。江水影萬樹。一碧混天地。白界一沙路。帆積寺門隱。徑轉飛閣互。玉聲琅琅然。秋瀑疊輕霧。僧言涑雨後。雷轟海傾注。欲吸人影去。行者屢回顧。樵荅與梵語。多爲泉所悞。晴久自斂抑。蹇蹇出深錮。小亭坐巖竇。當夏亦寒沍。我欲窮其源。雲滑不可赴。

自飛泉亭登飛來寺

舒州無此奇。帝子忽不樂。螺旋鑿紺綠。隼背起樓閣。對面畫屏風。濃翠繞帆腳。其下湞湟水。羅縠風婉約。清晝斷人跡。夜半有笙鶴。我盤絕磴上。層折剝蓮萼。舉頭失天宇。若被竹樹槖。揮手擲木葉。誤中高飛鵲。三休乃至頂。一顧耿相愕。竊恐南禺峯。復飛入寥廓。

道光壬辰閏秋。予使粵東。旋道出英德。小琴詞兄官於斯。例當送予出境。因題此卷。時在湞江舟中。

蕭然林下脫塵羈。各有名山各主持。記取豐干饒舌語。分明寒拾兩禪師。

人間之屋宋井古。天上之躔岷絡長。歇歷一生歸去也。在山泉水洌然香。

大雪望嶧山湖

清絕一湖水。雪來改其色。四面白皚皚。但覺波影黑。平極一湖水。雪來使之高。琉璃突中心。不關風起濤。一繩南雁拍波急。驚起老魚沙上立。片帆渺渺何處投。已裹煙雲萬重溼。

潚水道中

刻露寒山雪後鋪。冷煙晴翠罩平蕪。冰花散作千林玉。旱浪搖成十頃湖。用世豈徒洴澼絖。持身安得縻株拘。昨宵偶遇彫纓客。索看腰閒玉鹿盧。

小梅心驛道中

忽墮畫屏裏。馬行何處通。一溪當晝雨。萬樹已涼風。久慕龍眠秀。今知鹿起雄。時平剷關隘。休說擣批功。

題陳登之廢讀圖

名父之子陳登之。虎兒書法斜川詩。公侯筵上半虛左。夕陽醉墨紅淋漓。才人讀書不祈熟。鎔液菁華滿胸腹。孤熊坐臥深叢底。舉手一揮三百牘。阿大中郎半冠蓋。取青紫如拾艸芥。豈知東野困一第。遂使元英出三拜。長安米貴不易居。煮字不飽將煮書。入貲得郎古相如。一樣綴組懷銀魚。司空城旦乃治術。安用惠施夸五車。君不見手判坊州生杜若。二十八星笑著作。天人科第爭帖括。南華僻書束高閣。何如一行作吏猶抱經。筆硯藩溷連門庭。老胥持牘雁鶩行。旁有煜煜觀書螢。

熊蹯詩謝許滇生

深叢老熊春腯膚。兩展其足追豐狐。一矢貫白獵者呼。截所舐掌歸珍廚。君從何處獲四扶。得非腰挾金

僕姑。誰知換羊別有書。虞戈所斫銛於戲。君書似永興。此四扶是以書易得者。餽我五枝紛離如。枝經肯綮纏大軱。族廬皆云臭如帑。胹之難熟泣宰夫。何術揉作龍門酥。憶我十載山居初。混淪無良虎豹都。山人縛熊如縛豬。其毛蓬蓬畏雞雛。以湯燖雞羽剔除。持以沃蹯去外麤。毳脫肉出成瓠壺。皎然肥妍如瑩趺。宜著綠屬黃金絇。割雞與蹯同一鋸。蹯則雪絮雞紅鑪。我呼廚孃踞竈觚。依法淪之姑徐徐。日午香發逮日晡。四鄰嗟嗟走韓盧。惜哉遠來風戾枯。毛已伐盡髓欲無。寥寥數臠鼎面鋪。不分申脡與曲朐。但覺湯味醇而腴。急謀山妻酒滿沽。老饕一飽據槁梧。手足蹻捷筋骸舒。我聞館熊不畏貙。乃與蟲蟄同昭蘇。雞制百蟲如制帑。士受木尅良非誣。譬彼小猾伏於菟。人氣實能粉犀株。此珍來自醫無閭。不脛而走玉與珠。士埆肉芝遜其殊。吾于木瓜見苞苴。良朋厚贈雖馬車。豈若彈鋏忘其魚。朐膢有法我則疏。請君更訪鼓刀屠。

題勵太守同勳七世讀書堂圖

雒誦聞諸副墨。其人寫定斯堂。但識夢中周孔。不知世上金張。屋角江流如畫。讀書垂二百年。樹葉皆成文字。蠹魚也食神仙。華望由于世德。循良故是通儒。明月一珠還浦。春風萬蝶隨車。

舍後池荒蒲塞之。見蕪不見水也。拔之盡三日。水復澂曠。誌以詩。

積垢掩皎鏡。掩與皎相敵。鬱雲壅明月。壅乃明所惕。湛湛一沼水。莽莽衆穢纂。漣瀾日以隘。星斗失其皪。魚夢東西隔。鼉語高下逖。秋窮葉易聚。春泮冰緩析。自非一旦塞。何乃十稔歷。我來昧虛照。喚力急鋤剔。

承踵若竹筏。飲刃似草壁。平剗捲敗席。深引拔銛鏑。豈惟去蒲稗。兼欲植蠻藪。陳根倏已掃。細穀靜且皙。是日好風至。摩刮光搖錫。其暝殘照入。渲染采蟠霓。招友共垂釣。戒婢勿併澼。奴云闊宜泛。稚謂潔可淅。嗟哉千頃波。漫等汎濫滴。今茲鑒毛髮。昔也溷沙礫。撥雲與濯垢。眞宰在空寂。還其盪滌性。焉用再盪滌。

偕滇生侍講遊萬壽玉泉諸山口占八絕。

長楊五柞斷還連。中有明湖鏡樣圓。怪底綠波浮淺絳。樓臺影壓蔚藍天。

澄流十二水疊寬。宛轉銅溝出上闌。和入春風清欲絕。玉笙微嘆磬微寒。

罨畫屏開黃鳥坐。琉璃風起紫鱗飛。日移堵轉金鈴語。時見僊雲落翠微。

輦道清陰俯綠苔。鶯羣接翅慣飛來。香風百和熏人醉。知有宮花萬樹開。

翦翦松陰楚楚山。九霞如繡水如環。五湖縱有花深處。不在千門萬戶閒。

稉稻平疇渾似畫。魚蝦小市自成闤。佩瑱澣女臨流坐。草長鶯飛又一春。

同遊龍井皎煙霞。洞名。也飲清風兩掖茶。記與滇生兄同遊西湖勝處。瀹茗清談。如目前事。一事輸君詩句好。五雲扶出玉蘭花。滇生入直後。曾賜遊芳碧叢。詠玉蘭詩。稱旨。

隔牆欲喚孔賓鷹。其奈春眠倦不勝。記否春容天語後。平揮紅日下柧棱。昏浦兄曾在玉泉山召對。

厲宗伯競渡圖爲滇生同直題

中唐太液新波起。畫鷁凌龍簇金紫。千謳齊發萬槳飛。劃破玻璃半湖水。聖人端坐靈芝臺。沐日浴月雲

霞隈。水馬爭銜九標至。海鼇高擁三山來。是時紅日正當午。剛卯蠱鍾紛挂戶。侍臣獻罷尚書篇。詔聽鳴鼙一聲鼓。汝南詞客眼福奇。五雲深處窮攀追。菖蒲酒綠僊樂盛。拜舞歸來懷玉巵。嗟予亦逐豹尾後。適持英蕩黔南走。水嬉過錦未親見。剩有輕羅拜恩久。婆娑樂神年復年。漆塗船底能爭先。聖人一笑罷其戲。波臣川后皆恬然。堯舜千鍾孔百斗。大禹何妨覆旨酒。禁中炎戲斷侲童。閩海紅塵辭尊首。側聞吳越錦繡都。亦屏散樂捐華襦。但教五綵縛苦楝。奚事百劇緣飛鳧。此圖細寫天中樂。士女如雲柳如幕。紅芙缺處水天寬。想見黃龍鬬青雀。

題陳迺錫先生手藁應陳堯農吉士屬。

明詩掃地鍾譚出。誰挽頹風說建安。卻愛閉門陳正字。清如郊島瓶如韓。招降功竟謝征鼙。自檢新篇續舊題。筆陣不隨荆棘沒。過江猶見索征西。

朝衣已換洪甯九。記室空嗟史道鄰。一卷谷音留閒氣。湖湘耆舊宋遺民。李子建爲史忠正公記室。即葬忠正衣冠者。其出處與陳君略同。

題吳梅梁京兆傳硯圖

帝選大京兆。於此通德門。循良太守雒誦孫。墨花三世香溫馨。果下含飴膝上喜。手把毛錐畫池水。廉吏無田只耕石。呼出公才親付此。京兆詞賦傾班揚。爭看落筆中書堂。京兆直聲震朝野。多少行行避驄馬。作文草疏都如風。敭歷中外通昭融。問渠造詣何猛進。只在青鐵磨穿功。況傳治譜青箱中。河南第一推

吳公方當據案埽庭訟。豈意灑翰來詩筒。用錢勰尹開封事。君不見鄧家硯。外孫得晏家硯。女婿拭。何如范喬流涕受。寫名臣心模祖德。模德寫心。見梁武硯銘。章臺走馬緩緩歸。自汲清泉滌殘墨。

題潘星齋公子蓮塘消夏圖

錦心玉兒公子。水珮風裳麗娥。應有酬花好句。吟香飛上銀河。紈扇明時月上。玉闌憑處秋高。邂逅采蓮人過。須防果涴宮袍。霧夕何郎得意。初陽謝客論文。卉六鴛鴦驚起。都緣詩響凌雲。臨頓園林可愛。鳳池毛羽多聲。定向柳陰續夢。手磨人鏡澄明。

詠史一律

廿八華星笑未休。如何杜若出坊州。人誇林甫眞仙骨。客道何郎是鬼幽。汲汲成狂幾司馬。羅羅相附五諸侯。納涼總愛冰山好。只恐陽烏在上頭。

秋感一首

連夕風兼雨。烏烏晝角哀。模餬收暑去。辛苦送秋來。鎖院三條燭。軍門百道雷。捷書期早晚。天笑五雲開。

贈史荔園中丞

倪寬帶經鋤地。東坡識字耕田。怪底三秦父老。望公如望神僊。處處杏花菖葉。行行清晝泠風。斥鹵都生粱稻。無人不頌史公。

河內方思借寇。黔中又盼來廉。公到梯田問俗。請看橡蠶纖纖。

題李石梧梧笙吟館圖

緣窗湘管珊瑚架。縱不吟詩亦可人。何況新篇雙跳出。萬花飛繞鳳凰身。

昔日江干挽鹿車。而今黻佩住東華。從知白蠟傳觀遍。無限魚軒拜大家。

一字師前互推許。萬書叢裏共賡酬。好憑翰墨和鳴館。壓倒簫鸞寫韻樓。

追題心餘先生攜二子遊廬山圖

公是詩流有數人。談忠說孝出天眞。伊誰能賦廬山峻。歐陽有廬山高詩。只有蘇齋動鬼神。

一門仙骨拜君家。季孟元卿隸少霞。卻笑雍通梨栗後。但能舁得竹萌車。

題小紅雪樓圖

老梅清勁小梅溫。付與能詩雒誦孫。試看長安諸甲第。榜門多少奉誠園。

瘴鄉如瘧困浮家。何似藏園水木華。飽卽讀書饑煮字。醉來飲水嚼梅花。

藤花蒸食一首奉春浦光祿

采采供朝食。瓏瓏摘晚花。淘將金井麪。蒸出赤城霞。芹獻深慙薄。蘭羞一笑誇。時以此食獻太夫人。不知新雨後。宮膳可曾加。

初夏澂懷園卽事

送綠千章合。浮花一水回。鶯從長信囀。鹿自定昆來。問字留僊侶。聽詩拜上才。籬門蕭寂甚。卻傍五雲開。

喜雨

聖主咨嗟上帝聞。龍星催雨下層雲。滋培焦土高低徧。泮散灾黎億萬羣。南畝歡聲三輔合。西山霽色九霞分。生成一例無甘苦。試看籬邊衆草薰。

題曹傅相師三老圖

辛丑科。三元榜。太傅相公天下仰。勛崇德大錫殊禮。名位遠駕百僚上。班中忽聞輩行呼。得非保相德水盧。佳時吉日興莫孤。曷偕會點歌風乎。南城種花矗旌節。詩清文綺出冰雪。每從二相索賡和。如杜王岑鬬奇傑。我師視學河南時。正值德水瓜代期。樞垣綸閣互先後。一雙鳳皇栖一枝。我師持蕩度嶺嶠。其後亦駐南城蠶。歲寒老友墨緣古。送客虎溪成一笑。我師最長精力最有餘。佐機理事恢恢如。德水神慧性強記。師乃倒誦銀瓶書。南城服師詞翰妙。洪鑪一鼓出萬竅。軍書旁午日就昳。搖筆尙答球鍾調。偉矣哉。文潞公。富韓公。孰肩隨之君貺從。勳階福壽總第一。琴瑟杖履皆春風。回思綠衣少年日。玉貌照人如玉筆。五十年來一彈指。耿耿三星聚奎壁。更推辛丑已前己亥年。三神山上三神僊。吾親亦結金石契。令我展卷心茫然。山公在上等北斗。願師長進耆英酒。

近光樓消夏第一集。步祁春浦閣部韻。并柬田季高四兄。

樓上月。缺復圓。樓上人。耿自憐。風蕖露蓋清且妍。摩出表裏琉璃天。杜田先生玉堂僊。曉窗著書午窗眠。

文字之飲不獨酌憑闌呼友賞澄廓。十年聚散紛在眼。此夕此杯無此樂。雲龍上下會有期。難得破暑浮瓜時。玉匣爭誇藥特健。是日賞宋拓十七帖及寶晉齋帖。宮袍合鼓簫參差。田四兄曉音律。就中浴鳧何太喜。昨夜新添半篙水。就中噪蟬何太急。昔日柳陰今若此。

季高四兄以試翰詹舉首。超升學士。尋放奉天學政。文人榮遇。所罕見也。賦詩送其行。

幾年謁帝承明廬。幾年手把種樹書。幾年洵涕伏堊室。一日作賦淩空虛。九重嗟賞動丹筆。天下傳誦奔鈔胥。遼陽帝鄉萃華裾。誰其導之成碩儒。爲師爲政本一貫。合用文黨兼相如。西風泠然催使車。高吟直過醫巫閭。隼砮博古北肅愼。弓衣繡字東扶餘。大海蕩蕩賢愉愉。歙豳作岐鳴鳥呼。文武在上俗忠厚。春陵佳氣無時無。君牽其徒帶經鋤。笙簧百家耽道腴。儻喜博觀拓眼界。則有羣玉瑯嬛居。儻喜射生戰禽獸。則有鷲翎金僕姑。居就美糧粱水魚。以供名流櫻筍廚。不知登高眺返照。可憶消夏僊人壺。謂近光樓。紅葉翠蓋遮不住。月躍波底如明珠。軒窗快與五雲接。風露卻共良宵徂。棋枰未冷香未渝。易忽東矣田生俱。聽雞騎馬十年事。君去我來三逕蕪。予與君同直十年。而共事甚少。去來若相避焉。我思行腳徧寰宇。未軼碣石窺元蒐。予足跡半天下。而未至關東。幼安根矩相對語。是爲許君祁大夫。春浦濵生兩先生。俱以扈從至盛京。卽今柳老荷盡枯。送君壺轎酒滿沽。祝君學業比韓范。豈知文采追嚴徐。將軍侍郎半詞館。濡筆合繪登瀛圖。便當自署釣鼇客。一網收盡青珊瑚。

喜雨

穀雨未聞雷。田田麥甫栽。帝咨參佛去。龍喜捧雲來。得酒千花醉。逢春萬病回。滂沱一晝夜。池漲柳毫穩。

贈徐樗亭大令

一部神泉貫斗台。趙長君著詩細歷神泉。虞仲翔謂其窮陰陽之奧祕。兔中詩境豁然開。徐氏爲詩學者。有兔中徐公傳魯詩。徐敖傳毛詩。徐整箋毛詩譜。徐邈箋毛詩音。徐廣箋毛詩音隱義。徐爰箋毛詩音。其書與訢俱佚。至先生則集四家之大成。鳴和豈特高岑調。先生五七言宗唐音。網佚眞同馬鄭才。王屋山頭頻弭蓋。天都峯頂鎭銜盃。九重方獎循良吏。看取儒門大厦材。

題郭大理畫蘭竹卷應吳大京兆屬

蘭竹書魂魄。中藏草隸精。妙香無定相。斜雨有奇聲。作者郭忠恕。珍之吳季英。石交胡可得。掩卷不勝情。

題畫

董源下筆傾前哲。汪罕工撫絕有神。劇愛孤山兩兒子。萬花如雪舞初春。

南齋老輩紛題句。臨者無端列上方。想見縑緗裁割際。昂頭高士亦傍徨。上方題詠俱是臨本。然已爲人截去。

阮宮保節相以玉印泥盒并大理石畫屏遠賜感謝成二章。

采玉鍾山隈。孚勝理且勝。琢器成大圓。區蓋掩而正。琅琅四環響。切切兩規併。用以函芝泥。溫潤出華靚。月彩拖霞液。其氣自胚孕。能助金印芒。著楮倍明瑩。朝陪姬公讀。夕對謝傅詠。如何賁陋宇。重寶來不脛。繩窮匣既解。傳看爭揣稱。一日三摩挲。每捧必端定。雨窗無纖埃。棐几照文槃。璱然美華帶。仰見君子性。呂刀無此珍。郭筆不能競。心印儻在斯。笑抃拜嘉贈。

物巧不自知。大匠器使之。心影以類形。何異造化爲。摹擬與雅似。詞客忘其師。一經指摭出。宗派歧中歧。

異哉石文章。有米有黃倪。氣韻極渾古。皴染殊淋漓。蒼山洱海色。粲然明鏡披。亦有吳越峯。淺朦浮脩眉。一經指撫出。小品都瑰奇。言石石點頭。願爲龍門基。

灘上載書圖

累世襲蟬冕。家無儋石寄。廉吏生孝子。孝子亦廉吏。雙親老壽去。欲卜爽塏地。藉非仁者粟。奚以庀祭器。粗衰作書賈。一棹走都肆。上瀨與下瀨。罔極萬行淚。但見虹貫月。便識先生至。負土竟成冢。羅列松柏翠。葬錢取書值。清絕古無二。豈乏賻賵貲。盡卻不爲利。至今東平雲。盎然詩書氣。豐碑不生金。但長苔蘚字。

謁明鞏駙馬墓作在今永定門外里許

傳言鞏侯葬。近在南郭外。華表兩僵仆。虎馬兀相對。夜深翁仲語。聽者一古檜。人憫忠節魂。樵牧戒侵害。粉侯英雄器。詩禮雜劍佩。巍峩鳳皇樓。婉孌皇八妹。胸有經史腴。大義述一再。追尊建文謚。力捄趙督敗。其言雖未用。其舌今宛在。危乎甲申變。勳戚半馳背。貴主已前逝。子女計五輩。縛子女柩側。從容理黃帶。自拔干將鋒。一劃玉頸碎。杜門縱烈焰。生死結大塊。貞風揚其灰。巧與宮火會。故應無仙蛻。藏在石郭內。此葬竟誰屬。無乃衣冠代。惜哉碑字剝。似受斧斤疥。史藁與志異。吾欲攻諸稗。前者梅榮定。文武見梗概。同時萬太傅。率子犯賊械。與侯相輝暎。侯氣益偉邁。我遊柏冬日。蕭蕭下馬拜。偶及笪橋事。吾友發深慨。同遊者梅柏言。耶中興榮定同族。歸展侯大書。素壁倒金薤。今年正初得侯書楹帖於廠肆。其文云。畫眉客夢花生筆。詠絮人歸月滿樓。可想見其風調也。

題郭蘭石大理詩冊

醉來搖筆醒來驚。腕力心光結撰成。書自顏行出蒼秀。詩從杜律得縱橫。禁中方獎元才子。天上偏呼石曼卿。畢竟前賢無此遇。九遷三召問蒼生。

廿載郎當笑郭郎。詩天月地恣飛揚。東夷挾寶求珍翰。西蜀焚香拜講堂。四海墨花霑几席。九河情淚灑篇章。何人爲訂名山業。此冊應同瓠本藏。

題鮑馨山母謝太君課子圖

姊把金針弟簡編。九秋風雨徧鐙前。須知節母心多苦。一似蘭膏徹夜煎。

漸看頭角玉堂僊。又說文章萬選錢。兒日有聞親日喜。最難增益是親年。

韋家紗幔匆匆撤。鮑氏花驄步步工。五色絲言風木裏。一篇瀧表淚痕中。

我亦孤惸賴母憐。折蓼晝荻度霜天。而今賸有牽衣夢。哭倒青山又七年。

兩次過碧落洞皆未果遊作此追錄壬辰粵東作

碧瀾寸寸皆秋色。慕此羽容非一年。周說到難蘇說易。我今眞賦到難篇。

感舊三首

畢子廉鍔

火色重瞳大呂聲。行文亦麗亦縱橫。詩心直接陳芳國。才氣幾同禰正平。人說疏狂多異態。我憐直諒耍深情。遺篇漸逐西風散。得一毫芒盡可驚。

汪衡齋萊

鄭鄉以外無餘學。守敬而還此後身。口誦六經兼注疏。心通九變貫天人。靈臺大衍參相訂。以優貢入都。與脩天文志。海島重差一再伸。受河督聘。至河工測量。每到清風憶元度。秀髭玉頰最丰神。

凌仲子先生廷堪

論史滔滔傾俗耳。窮經娓娓動天心。禮經難讀偏能讀。古樂誰尋塊獨尋。罄帨六朝花十色。秕糠兩宋帚千金。一瓢許酌滄江水。記得山堂語夜深。

即事一絕

荷澀雨纖珠疊疊。柳長風輭綫搓搓。窺魚白鷺先藏影。避雀蒼蝟屢易柯。

題劉默園觀察乘潮圖

靈胥欲就海若戲。素車白馬橫江來。豈知籬背倚曾閔。單身折入銀山堆。海童驚呼御騶捄。雙足蹻人如踏鬣。萊衣拜親親歎絕。攜得江波兩衫袖。忠信錯軀行水中。瞿塘忽近緣庾公。孝子跬步無死地。何況高堂禱佛聲。隆隆我渡胥江在。秋杪。幾被枚乘筆頭掃。歸來談虎詫奇變。月白雷青天地曉。

蕉雲二兄以盆桂見餉。作此奉謝。

誰將月窟閣浮影。送入江南舶趠風。贈我兩株猶旖旎。環君八樹正玲瓏。潞亭蜂蜨隨香至。寶藏雲泉與夢通。聞道公餘親課士。崑山片玉在堂東。

題王覺斯爲宋雨恭繢枯蘭復生圖

蘭枯不生蘭自昌。蘭枯復生蘭更芳。東風駐世長不死。但有歲月無滄桑。識時務者推文康。首議廟謚尊思皇。薦賢薄賦二三策。口講手畫身琅琅。堯仁舜智頌其請。浩乎仁氣春飛揚。宜其子姓聯冠裳。園林艸木爭輝光。根荄九地飽雨露。華葉一夕回風霜。燕山夢醒聞國香。酒酣磅礴烏衣王。縱橫沈著各有態。直以艸聖兼詩狂。丹青果屬右丞相。名德仍作中書郎。吁嗟乎名德仍作中書郎。所南子固徒悲傷。

送向三賢弟歸里並呈東壁賢弟

家學卿雲麗。才名庾鮑新。道深虛折已。氣靜藹親人。風雪侵歸袖。賓朋繞塾巾。鴿原相聚處。輭語話艱辛。不索胡奴米。須依仲寶蓮。舊香猶裊裊。瘦鶴愈翩翩。萬感門材後。千秋几研前。機雲應入洛。看取著先鞭。

沁芳叔外舅五十壽

金家香街門庭貴。第五才名少小誇。燕賞新篇飛墨雨。指揮能事落天花。杜句云。指揮能事同天地。唐句云。指揮如意天花落。君時以指揮需次。故拈此調之。一刲肉已通神理。三折肱能捄結瘕。見說隆冬松轉茂。南枝郢樹鬬橫斜。

〃題汪受之處士義烈事。應寫園同年屬。

弟返餘僊蛻。兄歸亦國殤。有膚成刻劃。其血灑元黃。賊創避三舍。君威藩一鄉。至今風雨夜。甲馬繞張塘。奪弟出重圍。兄呼弟不知。直教魂共語。依舊手相持。保障烏聊接。聯翩馬革危。文孫青史筆。雪涕補遺碑。

臺花圖卷爲沈聽篁編修題

蔗坡竹嶼兵氛靖。賢守排衙對天鏡。東風一夕萬花開。不管人間醉司命。當時除夕萬花齊放。綠衣公子裁錦箋。惜春御史催花筵。不須翦綵貼奇樹。自有頃刻爭神仙。萬家爆竹雷闐闐。花光紅徧東南天。詩成畫畢流賸馥。波瀾直到雞林前。即今將帥乘雪夜。棡鐃到處壺漿迓。時臺灣正用兵。已得勝仗。合歡釀熟送年光。定有秋花壓春架。番人以黍熟釀酒合歡爲年。

阿文勤五使高麗圖。題者徧一時卿相。內有德文恭題一冊。煦齋師見之。以爲家寶。遂書一冊易之。師文恭猶子也。

文恭詩翰眞吉光。天敕六丁下取將。大阮琴聲小阮識。片紙隻字俱收藏。文勤數使西蓋馬。欲揜對盧作羣雅。名卿上相盡有詩。一卷牛腰走都下。文恭題句明珠編。我師讀之喜欲顛。急書一冊易其寶。神妙直壓王羊前。況師龍節履咸鏡。玉兒宮袍發高詠。乞詩乞札徧東國。後月前潮兩輝映。文恭手澤欣弓還。我師寶翰增舊觀。誰歟彙作鳳墅帖。副墨海外兼名山。鳳墅帖乃曾宏父所集。多一時名卿賢相。

漸冉

漸冉春如許。輕寒勒不歸。風隨餳笛轉。月傍紙鳶飛。奇石無一語。喬松今十圍。九衢鐙火夜。衰病夢魂非。

春寒

沼雪莽沈沈。林煙又閣陰。勒回春雉口。寒到蟄蟲心。欹枕人人靜。焚香牖牖深。輪蹄如水去。容得幾閒吟。

紈如曲

紈如四鼓華堂開。玉簫金管仍分排。殘羹餖座椽燭灰。美人強曳羅裙來。欲彈不彈箏柱哀。欲飲不飲玉山頹。不敢臨鏡雙徘徊。頰漸全褪紅玫瑰。四座鼾臥聲春雷。觀者且舞且卻回。明日落花紅作堆。

雨後聞鶯

花外雨絲晴樓西。過玉笙不憑鸚鵡舌。自得鳳皇聲順耳。珠珠轉乘時瑣瑣。鳴儻教桑黮熟。拚使柳枝傾。

殘月吟癸巳四月望後作

黑者古鏡白者鉤。欲墮不墮天西頭。山河影缺桂花小。歸妹齵齵目眇眇。衆星的皪各爭光。何況長庚茀如埽。埽月月已殘。雞鳴烏噪銀河漧。朱樓采伴拜夜闌。尙祝三五明團團。

有馴者鹿四章章八句

有馴者鹿。躊艸飲流。其臥衎衎。其行儦儦。風雨如晦。或見或不。意其曷往。乃潛灌蕭。　狎人循闌。雙觳嶷月。疾呼弗吪。如石聿兀。何斯妄游。豈爲飢渴。忽被大創。偃仆水側。　旅麗其性。背羣斯傎。得食不呼。孰甚其儇。舍安就阽。孰止其前。禍樞昧蹈。孰彀其旋。　艸生叢叢。有來其風。熒疾入林。厥聲篷篷。囿人乃夢。鹿由陞中。謂予不信。往求瓜縱。

祁幼章孝廉贈詩。盛稱園居之樂。卽步元韻奉荅。兼示令兄春浦閣學。

宮壺雨露三辰酒。扇枕兒郎儲一斗。太君堂上會姻戚。自卯衎衎直到酉。紗廚靜愛槐楸合。水檻涼看鳧鴈醜。是時仙官初退直。西母正憑朱鳥牖。園居屢動九重問。佛樹何妨三宿久。況當新雨生衆綠。已見銀

塘發紅蕩。母曰毋久溷汝爲。汝其勤愼報恩厚。不離跬步阿奴在。進退渾如左右手。君家昆季可謂孝。譽滿京華萬人口。機雲自是文章伯。軾轍奚殊直諒友。樹頭啞啞返哺烏。室內媛媛乳姑婦。新居堂廡極華潔。不似藤廳漸傾朽。我傍山坳縛荻障。風雨漂搖聊且苟。昔年亦奉板輿至。彈指斜陽感衰柳。西鄰君況我所敬。功名屈屐不先後。君才英特我所拜。行見長風萬里走。每當朗月憶元度。俯仰抑讓相人偶。爾來瓢棄謝酒徒。坐臥禪關一鐙守。太君興發忽來止。君定揚眉撫馬首。平鋪紅雲蓋明鏡。鏡中天地君知否。不然往喫茅容饌。看取盆池集瓴甋。君新居有小池。

謝人惠新會橙

嶺南二果天下奇。粵惟新橙鮮荔支。荔如好女澡秋月。雪白花紅沁肌骨。橙如名士中粹溫。美言悅耳香悅魂。我坐炎雲倍惆悵。荔已曝乾橙未上。妙才異地不同時。夢寐芳馨曾見之。風吹削柿皴虛膈。漉漉黃苞馥沾手。冰霜遜冷蜜遜甘。腴而不膩清而酣。潤回太眞三伏暍。療得相如十年渴。何當酒醒帕羅開。玉人纖指親拈來。可憐萬里得此果。擲向潘懷奚不可。神奇腐敗同一車。大摘小揀青霜餘。天家不貴紅塵騎。橘叟木奴沿故事。拚將俊味押綱茶。豈無相公忠孝家。熊魚並好應嘲我。尙憶紅雲三百顆。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五

道光十有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奉命敬詣西陵查工。出都門。口占。

修飭珠工歲有程。略如烏象助芸耕。深慚五雉司工正。安用雙騶妮騎兵。時單車就道。南陌霜沙虛點綴。西山雲雪各光明。恭聞玉殿多甘露。先向松楸驗發生。

初五日宿公輸廟口占

小寺明窗底。鐙光迫晚冬。遙鐘墮虛枕。寒月倚高峯。衲野無禪意。花幽有醉容。五雲來不遠。其下萬株松。

初六日夜不寐

愧讀冬官記。經營喚奈何。國工般爾少。林木液橫多。未講恆沙算。先繩舊渠譌。運斤防斲小。況乃見偏頗。

易水感田光事

漏言污卻田生耳。田生剄頸徇公子。豈容客復知其事。更聚白衣送易水。奚啻揚言告秦矣。嗚呼始謀不臧乃若此。寒風蕭蕭。筑聲哀哀。白虹黃日。蒼鷹徘徊。荆卿一足廢。武陽如死灰。開門坐待秦師來。何如烏頭不白馬不角。匕首不入國不削。再訪高賢比劇樂。

大鬟山感王彭祖事

八千妻女沈中易。十百生徒竄大鬟。有婦堪陪石閣坐。此身寧入聚囊盛。

淶水道中

亭午無人指路訛。強披蓁莽踏冰過。山光西到飛狐口。水勢東趨拒馬河。此日村姬馱細馬。當年邊將枕雕戈。沈沙無限英雄魄。怪底顛風撼怒柯。

喜將晤奎總戎先此致意

濟美文章貴。沈機武略宣。威名周召虎。雅對漢虞延。（兼管陵工故云。）畫角昇平曲。青鐙大度篇。滿腔詩禮氣。髯也望如僊。

昨掃師門席。今登易水臺。祇瞻松柏路。憑仗棟梁材。（歲修等工。有歸管陵大臣辦理者。）三載停雲想。雙騶送酒來。詰朝鞍作几。隨意坐莓苔。

祇謁泰陵泰東陵昌陵恭紀

薄海人心肅。恭惟憲廟朝。孫神繩祖武。任德啓文昭。銀漢雙流迥。（後拒馬河前易水。）丹山萬仞遙。（萬仞山名。堪輿家所謂來龍也。）雄關通月窟。華蓋倚霞標。龍虎盤終古。精靈守大宵。方中殊儉素。斥土儘岩嶤。初日懸金殿。輕冰抱玉橋。烏耘仲九叩。雉正董羣僚。驗樹皆甘露。披沙盡寶苗。畏神兼服教。弓劍在晴霄。

徐無山懷田議郎

白檀東逕柳城分。卷甲趨風敵不聞。怪底田郎作前導。阿瞞猶署漢將軍。

漢賊萌芽鼎未遷。子春早夭亦翛然。若非空器荀文若。定作東溟魯仲連。

公孫樓上無行跡。袁紹盃前失酒痕。只有劉虞眞死友。西風鬼語到黃昏。

桃屯北距涿州二十五里。有桃萬萬株。

沙壤宜嘉果。桃栽萬萬株。春紅繡天地。秋碧飽京都。禾黍偏勞助。輪蹄莫漫驅。年年風日美。誰佩紫微壺。

桃之外。梨亦夥。云鴉兒梨。出此也。

旅壁有詩道關隘之險者。作此正告之。

入蜀青轝店。通燕黑樹林。奇兵須向導。捷逕獨探尋。劍閣奚堪據。軍都有底深。儻推無外旨。空費史臣心。

鈺夫少馬前輩。招同李芝齡少宰。何仙槎大空。史荔園少馬。潘芸閣臺長。極樂寺賞牡丹。作此奉謝。

數叢深色十數枝。竹閒水際參分畦。風露不與人工齊。鼂花之富僧自語。錦幕雕闌昔何許。舉袖猶作傾城舞。暖風融盡燕支山。綠陰幽鳥深掩關。動地珂馬車班班。從來賞芳兼賞葉。如水如雲門窗溼。柳絮成團裹蝴蝶。僧劬供花孃供佛。佛亦眠香極樂國。目送飛觥集芳月。修竹請客鸝窺園。自午逮申言笑喧。莫遣蜀茶來叩門。

九邊

星鐔一指九邊收。何止燕雲十六州。鐵勒南來皆屬國。大宛西去半通侯。渠彌有睹魚龍睡。瓢脫無烽虎豹秋。自古得人亭障治。長城萬里要深謀。

逝水

逝水滔滔萬事徂。可堪志士日愁呼。更深月落星難替。春老芝焚蕙亦枯。應劫豫且能結網。乘時象罔竟求珠。長鐔短筆精神在。只恐輕提付淺夫。

乙未春闈至公堂知貢舉作

俊乂四海萃。曰惟七千強。其學有馬鄭。其文有班揚。不乃命世才。借人爲梯桄。不乃福無果。其文無短長。皆入龍門來。翦拂登朝堂。古槐閟客多。亭亭覆中央。夜燭搖月輝。七千人心光。

愛士士易驕。試士士不靜。藐茲三尺法。難齊萬人性。豈無越畔戒。亦有挾書令。方聞自苟救。小已懷詭競。膠膠復擾擾。直欲反視聽。道修而經明。其本主一敬。日習孔孟語。胡爲坦率行。矮屋平旦氣。宜思國恩盛。八面可受敵。應舉亦何有。誰剏速化術。棄書等芻狗。不求文義深。祇務揣摩久。宦達昧古今。見與吏胥偶。于經識訓詁。于史得綱紐。其文縱未博。其學已可守。作者與知者。如以杵投臼。繆種倘流傳。朝廷亦顏厚。汲井取新水。滌釜試新粥。水香解春癘。粥熟果朝腹。削版若砥平。且臥且書牘。經營一不當。懷中轉車轂。萬緒紛乘來。脣焦舌瑟縮。恐誤公期程。難卹衆怨讟。夜深煎茗坐。朋勸可歸宿。忽聞衝飈發。欲捲卑棲屋。傍徨遂達旦。巡簷看風燭。

風簾短檠火。歷歷十二宵。敢忘昔苦辛。約束紛科條。皺眉對先輩。近者何囂囂。大弓不受檄。翩反任其弨。憶我鵠立時。官塵吏訶噍。檢身守令甲。遂志窮鐫雕。彈指廿五年。師門日蕭寥。殘牙怯餅餡。禿筆無瓊瑤。儻使促坐試。定煩墨汁澆。此席已不稱。況乃冬烘嘲。

聞趙城警

城郭沿汾踞一灣。傳聞有盜起榛菅。何緣突過韓侯嶺。莫使潛逃霍太山。猾吏野心窺肘掖。老兵揑目枕刀環。王師不費澆螢力。第一須求破柱姦。

絳帕焚香多伏處。白丸入手漸橫行。深憐上地爲儒禍。豈料忠宣閤戶兵。帝賜九河湔苦淚。天留一廟鎮孤城。卽今豈少鷹鸇志。須以卑飛寓擊征。

至公堂卽事

整整華樓踐斗魁。高懸天秤此量才。西山樹色爭春遠。東塔鈴聲入夜來。雲鎖碧連煎茗院。日斜紅上候星臺。風簷四度辛劬甚。且凭朱欄酹一盃。

三月廿五日朱卷掃數送內簾至公堂無事矣。塊然獨坐。作此遣興。

春光溶漾花撲天。九衢車馬朝喧闐。閉門有客坐無事。但惜春去心茫然。文章五色煥龍首。評者滿堂出一口。闔門有客不敢詢。卻送星鐔上牛斗。十本進呈。由至公堂。我居四角槃中央。宛若守寂依禪房。煎茶午炎試水味。攤卷夜坐娛鐙光。笳簌聒耳啓閉節。兩頭纖纖盼新月。待看神駿送金泥。亦復歡如出籠鶻。

題從軍圖

五千兵禦五萬兵。以勇以略皆飛行。大將談笑風雲生。諸將驚定還暗驚。卻顧行軍老司馬。顏色不變殊淵雅。問之何術可不愿。胸有六韜金版也。秦蜀古道通猿猱。雪花洗戟風洗刀。秀眉玉兒眞人豪。飛書羽

韋用枚梟。後來凱捷帝其喜。韓范勳名從此起。關西節度持虎節。傳箭直到天山壘。憶昨把酒論將才。公言不測同晴雷。聚米山川要自畫。成城志氣誰能摧。從來貴精不貴衆。一失機勢衆何用。無謀無導務輕進。坐見元戎斷鞭鞚。於戲多算勝者得其雄。三軍不敵羽扇風。何況蠕蠕孑孑紛沙蟲。

送張石州歸里

空谷隘知見。北遊恣所學。學成被放歸。不乃名所剝。名食千載後。棄火塊獨覺。當其困憊際。如鬬去其角。公然一第艱。年富志方卓。拙目蚨且歎。無亦道太觳。詎知鶉兮手。文錦薦美珏。西來佇好語。中霍鳴鸞鸞。經訓貴門逕。博覽歧中歧。會歧入經衢。非博焉所施。君慧涉萬卷。如登高視卑。剝淺遂窠深。守信尤勇疑。書缺等斷潢。其旁有神師。冥心傃前古。所遘皆嶔奇。經明學既通。出處會有時。小學貫羣籍。喜子通不執。六經皆勃窣。麟筆尤所急。妙悟恆證聖。匪鑿匪重襲。餘事及詞翰。秦漢藻羅奢。文成思則綺。篆罷墨猶溼。近志九容奥。欲使四元立。門水卻西流。聞響當闖入。君祖授我嚴。獎誨若子姓。君嚴我同譜。欣契挫其敬。交誼六十載。詫君獨也正。逸氣陵參墟。清盼徹水鏡。朱邸延不赴。惠邸墓君名。懸榻以待者三年。卒辭不就。書窟臥以詠。記衰苦多誤。君去誰予諍。解瓶私自喜。君去誰予證。單車太行脊。況乃朔風勁。古屋環水石。積卷帶鐙檠。賴有祁黃羊。犯雪遠相迎。春浦學士時讀禮在籍。

題潘芝軒相國金帶圍圖

公爲天下才。花爲天下瑞。奚論甥館比鄰地。東南出相東南花。扶桑日升海宇霞。黃菌慶雲兩際會。朝官

野老同詠嗟。幾人鼎魁作丞相。少已安排老尤壯。芙蓉鏡閱四十年。芍藥階高歷級上。廣陵異種古所稀。以紅作腰金作圍。公歸養久在吳會。天於吳會開其機。不然巍科膴仕接踵有。惟忠惟孝爲難幾。和風甘雨人所祈。百穀草木生光暉。昔者四花應四客。今亦連開照瑤席。公家公望各端倪。合有傳公金帶赤。

道光乙未冬日。海飄前輩典試江南歸。出癸巳夏攷牧太僕寺牧廠。居庸題壁圖。索句。

先生相士江南歸。龍文虎脊紛追隨。酒酣掃壁施堊帚。句滿江山字如斗。回憶壯遊過雲州。五花款段千驊騮。邊日蒼黃邊月白。點筆雄關試煙墨。儀騎帛口都入吟。支公韋諷眞苦心。攬其英俊揜其雅。從來相士如相馬。從來相馬如相人。請看一顧空其羣。

爲煦齋師題趙松雪蘭亭十三跋眞蹟殘本。

右軍鬼入榮祿腕。天欲一火焚其眞。師于王趙爲替人。雖火其跡存其神。六丁取去定無恙。半在人間半天上。丹霞燒月色愈皎。赤舌焦桐聲益壯。從來奇蹟與異才。往往墮劫遭風靄。紀信孤忠伯姬節。萬人淚灑洪鑪灰。君不見昭陵蠶紙踞龍虎。鴻爪雪泥留定武。明珠錯落十三跋。待聞王孫用心苦。我師精寫還弆藏。佇見歸舫騰虹光。豈知寶玉三日爨。眞宰上訴天蒼茫。誰摹繹山垂琳瑯。妙哉響拓傳硬黃。公孫弟子舞劍器。波瀾莫二神揚揚。吁嗟乎。波瀾莫二神揚揚。何止買王誇得羊。

追題吳南溪先生夢遊黃山圖

三天樹石清而蒼。水環老屋書環牀。直廬退食恣晚步。落日遙見西山黃。綠窗朱戶自天上。茅厂竹籬非

故鄉。秋來對月歸思長。一夕夢繞秋雲涼。讀書咫尺悵未到。遊宦千里心茫茫。天都蓮花路險絕。飛鳥斂翼猿猱僵。孰居無事推行是。尻輪神馬紛翺翔。七十二峯題欲遍。墨花飛處松風香。先生峻節垂諫章。衆山一覽如平岡。胸中雲海盪無際。自然逸氣排天閶。幻思臆想乃實境。奚俟形諜成其光。我生五嶽見其四。未得一浴靈砂湯。每朝把卷趨書堂。落日亦見西山黃。昨宵偶展夢遊卷。仰止嚮往殊傍徨。神鴉樂鳥倘予竚。便策竹仗餐松肪。眞耶夢耶不可詳。請隨赤松張子房。先生作此夢時。在上書房直廬。予題此圖。亦在上書房直廬。故詩從三天敘入。

題錢舜舉梨花卷子

習嬾庵中半醉時。舜舉有習嬾庵。每畫須半醉時乃佳。戲拈瓊管寫瑤姿。六陵煙樹春來否。寒食東風夢折枝。舜舉爲宋遺老。故云云。玉兒風貌雪兒姿。薄粉慵妝小立時。萬蝶分香渾不管。溶溶好月左橫枝。萬紅痕藉蝶分香。舜舉句也。酤酒花前雪壓枝。王孫佳句稱清姿。人間不少瀛洲雨。粉墨飄零又一時。趙承旨題錢舜舉著色梨花詩云。鶴枝壓雪凌風塵。又云。與君酤酒花前歌。可見舜舉梨花。不止此卷。特不知猶在人間世否。

春堂前輩令嗣孝廉計偕來京以卷索題

筵畔忽歌驪。無端出餞遲。難乘千里興。彌助十年思。重席談經口。雙柑斗酒詩。都將風月筆。付與稱家兒。邂逅稱家兒。長安望杏時。雲霞黃菌瑞。冰雪古松姿。合采長生藥。應刊絕妙辭。叱羊隨子去。吾意欲東之。

喜雨二月十八日

鬱鬱黃雲捲暮沙。喧喧急雨掛簷牙。風圍數帀翼軫月。雪壓滿山桃李花。收拾瘡痍歸溟涬。寵光年麥出

萌芽。新花早集愁炎暵。輸與濃陰作歲華。

看春口號

東風用一力。樹樹爭夭斜。誰登五雲上。看遍九州花。

煦齋夫子。以文孫申甫入詞館紀恩詩見示。敬賡原韻。

深宵吉夢語匆匆。見公詩自註。又見文孫入彀中。天鑒忠忱增世祿。聖知詞學是家風。一門彩筆干宵豔。累代宮花壓帽紅。說士肉甘眞食報。故應萬口頌山公。

數到花甄第六賢。自文恭公至申甫世兄入詞館。凡六賢。詩才賦口總仙仙。星辰履向尙書接。文恭公。文莊公。日月文從宰相傳。瓌頴皆偁大手筆。玉庭先生。籍咸同詠短檠篇。時芝園侍講。率申甫吉士同攻苦讀書。東山此樂超絲竹。滿目春光引鶴年。

徐廉峯仁弟詩律精密。才筆華整。得唐賢三昧。頃以問詩圖相屬。因取問唐賢意。仿遺山絕句奉荅。

略舉數端。罣漏正不少也。

頹波橫制掃齊梁。合著黃金鑄子昂。爲問宣陽文百軸。何緣續以慶雲章。

宣城高詠聞牛渚。崔顥清詩在鶴樓。爲問天才李供奉。等閒摹擬鳳皇遊。

少陵無體不雄奇。韓子精神托古詩。爲問南山緣底作。可能無愧北征辭。

賦才雄稟合低頭。無本相隨逐未休。爲問坡仙與元子。漫勞辛苦謗詩囚。

儲韋雅淡得天然。各體精能數輞川。爲問高人誰比似。清詩句句盡堪傳。

扁舟清晝工摹擬。五字韋郎乏賞音。爲問微鐘坐來歇。奚勞求應不弦琴。
賞花新井本傳譌。內寵虞箴烱戒多。爲問司勛街子報。卻將輕豔詆維摩。
探源屈宋奇而豔。古錦嘔心在謬悠。爲問少加名理處。幾何不讓棗強劉。
樊川俊逸飛卿麗。暮氣詞壇拔幟登。爲問微之翊風教。緣何抑瓠獎邨凝。
井泥博辨韓碑奧。疑杜疑韓不可詳。爲問藩籬窺得後。可容承旨復升堂。
不書姓氏識文房。少伯思清庶可方。爲問偏師攻得否。只堪佳句敵錢郎。
高歌金石留書篋。狂筆雷霆走雪車。爲問杜韓何嘆賞。左衽白跖右劉叉。
武功焉可配君虞。絕倒張爲主客圖。爲問梨神胡異趣。餘波卻遣四靈瀦。
鼎邊喜服環相拜。灰裏陰何撥欲焦。爲問幼文辭絕妙。何因遍訪北山樵。

自題明星戒旦圖

睒睒明星。照我北堂。我母不寐。曙寒如傷。我省北堂。卿饋甑漿。今母何在。索母無所。獨與卿處。明發自閟。
眷懷夜氣。夜氣若何。夢母婆娑。
明星庚庚。我趨未央。寮寀我哂。昨候三商。道光壬午冬日成室時。在內廷僞直。未請假也。君恩大賚。母拜母喜。曰弄其餘。畀我女子。母以女畜。嫗常呼爲女。我剛而誕。卿曰非宜。大直若詘。道固委蛇。去天咫尺。子其敬哉。謂余不信。明星皚皚。
明星焞矣。日載暾矣。母曰昭昭。請視息宴。凡百慢心。萌于不見。庇家有政。可移於官。眉睫之際。大賢所難。

報親已矣。報君邇矣。前路浩浩。涉淵水矣。天下有道。我黻子佩。與子偕老。

白小山尚書以狌掌見餉。蓋一掌一蹯也。詩以謝之。

右手持酒尊。左足蹈屐齒。桄榔林中月如水。不勝盃勺枕石眠。分其一肢值萬錢。尚書待雪香山社。正剖駝峯裹龍鮓。德之休明致遠物。直自南交走都下。其音妙麗性好啼。掌能拱揖能提攜。想當握手舉肥際。攔拳見血言酸悽。籠中惟僕及酒耳。此語已感黃封谿。即今僅見胼胝跡。只合金鏃煮銀液。可羹可胾荀況知。奚必女脣甘似蜜。脣脣爲上珍。尚書餽我勸我餐。我攄其指驚相看。探囊合出昌谷錦。擲米應向麻姑壇。廚孃皺眉欲削難。有獺其手熊之蹯。歲方晏。冬且暝。招朋儕。洗玉盌。乳蒸酥裹遜此味。一爨春風敵三鼎。更縛珍毛配斑管。送與尚書書古簡。

青鐙有味圖爲曹太傅師作

寫此青鏡味。時當孺慕天。公前序作于丁巳年。尚書親講授。星使屢回旋。寢饋五千卷。飛騰三十年。秋堂風露好。繞短檠邊。

赤子心常在。由來面目眞。佛光初祖地。相業讀書人。炳燭沈驎士。通經井大春。醇醇良有味。背誦口紛綸。耄年書味減。欲讀苦遺忘。公有記珠在。皎如初日光。公八旬。強識如少壯時。九天藜火碧。五夜菜根香。清靜黃扉裏。依然舊講堂。

高文才八斗。巧對壁雙聯。焠掌懷三五。傳鐙徧大千。公門下士徧天下。詩書眞可恃。虹月至今懸。何以荅明主。每

朝猶百篇。

遊寶藏寺清涼厂

兩峯忽破處。一榭明以敞。虛無盡齊一。萬綠與天盪。高樓出頭角。圓水畫盆盎。塔影墮煙細。城齒齧雲上。九重連萬井。五色日晃朗。慶霄龍虎氣。人定自來往。天苑幾處羅。瓊樹夾金牓。靈風山背至。盛夏萃森爽。雪泉與月夕。清境勞夢想。誰將千里目。舒卷一指掌。憑高豈不快。望遠失之悅。見牛不見睫。離朱同象罔。三歎返幽寂。鐘魚正交響。

三月廿二日。奉命詣靜明園龍神廟謝雨。敬紀八韻。

聖主祈甘雨。川祇護醴泉。慈雲隨念至。靈液應時宣。麥翠三農慶。花紅萬井妍。趨公搖佩急。銜命獻香虔。廟貌山腰迥。牆陰水脈圓。周迴鵁鶄觀。清切濯龍淵。樹色深春後。煙光半霽前。歸鞍尤愜賞。活活滿新田。

送韓珠船侍御歸覲

博羅韓侯冰玉姿。工詩善繪能文詞。炯如秋隼立太華。骨瘦氣俊神欲寄。白馬上章動帝咨。神羊識字逢清時。會看金紫拾芥得。卻道歸夢連環持。自別庭闈廿數載。大母含飴二親待。從來愛日珍如璧。惜寸惜分金不買。上公華袞水蒼珮。不及兒嬰伯俞采。延齡益算何物奇。遊子歸來壽人愷。春風料理書畫舟。萬花紅到天南頭。望雲一日近一日。餞酒三酹還三酬。旗常鍾鼎君自有。存經一通常在手。杜句。世間豈少絕裾人。逢著何蕃便搔首。

憶春

鈿轂金鞍競五都。衣香鬢影仿三吳。海棠庭院春如繡。燕子年光雨似酥。畫裏遊絲難捉搦。夢中佳句半模糊。誰憐讀易扃扉客。看取蕪菁繞砌鋪。

丙申三月下澣。邀陳雪飈先生。俞理初。黃香鐵。溫雲心。孫柳君。諸君。集衆花寺。看牡丹。分韻得寺字。

枹罕其頎洛鄆粹。江關百變尤姝異。朅來一抹姮娥面。偶見海雲紅照地。海雲紅。紫牡丹也。寺中皆粉紅。惟有魏紫一叢。七寶不欄錦不幙。風焦日剝粉題瘁。可憐文讌蕭寥甚。花亦包羞不能媚。金車塵壒瓦鼓鬧。息嬀無言玉奴睡。不有夢中傳彩筆。誰暎花魂拭花淚。雅材博學抗希古。麗句清辭各名世。坐客皆負異才。淵淵浩浩杳難測。相對渾如不識字。偶然談劇露鱗爪。一映吹來萬夫避。漫將何肉惱法喜。卻具伊蒲溷香積。有芳奚待正封咏。無酒不令陶公醉。逖哉貞觀逮今日。幾飾丹霞幾傾墜。何況花光草露跡。一刹羅頃琉璃器。試看諸老牛腰卷。更說僊人親手植。謂紅杏青松卷及丁香詩碑。南能文字果持久。東海揚塵非所議。詞源心印屬五客。走亦籠東驅下駟。綠陰啼鳥日轉午。紅香叢蝶春已季。祇愁孟夔起蘋末。復盼春龍渥芳意。時正望雨。緒風且訪芍藥榮。後約斯烹善筍蕨。豐臺極樂俱在遠。有興仍尋棗花寺。

題鎮北主政秋鐙課讀圖

翦刀聲急書聲苦。窗外秋聲又風雨。兒飢母倦不肯休。心念哀哀九原父。母經通貫傳與箋。兒經背誦傾流泉。一鐙如豆眼如月。老屋荒江年復年。懿哉吾叔果英發。敏捷文章貢金闕。春風一騎報鄉里。堂上太

君未華髮，鄰翁鄰媼話昔初。不負折蓼親課書，丫丫雙角母喜否。今已爲郎爲大夫，母言科目兒固有。願得高名挂星斗，也曾口授范滂傳。亦頗心希仲郢母，即今官暇萬卷開。千辟萬灌成奇才，問罷起居問經義。潞河水滿安艫來。時太夫人將就養入都。

穀雨後四日，奉攀芝齡少宰，仙槎大空，鈺夫少馬，芸閣臺長，小集國花堂，賞海棠，少宰以佳句見貽，次韻。

草具羅三白，林妝合五家。掃除青豆舍，枕藉赤城霞。小酬金尊凸，高談玉麈斜。好憑天上管，來染夜深花。春色遽如許，難禁蜂蝶狂。禪關扃采伴，芳國拜詩王。前輩餘壇坫，清時有豆觴。畏吾村畔路，還爲洛花忙。

綰仔玉印詩

截肪方寸腴可餐，繆篆鳥頭紛屈盤。日華暎雪愁煙澹，點朱入肉紅而殷。綰仔妾趙文四言，綰衣爲綰稱去聲。婦官，亦云倢伃，紓舒安。大當以下推崇班。漢武帝制中宮以下，即倢伃爲貴。天水一姓三其鬟。趙氏位倢伃凡三，一鉤戈夫人，一宜主，一合德。鉤弋高居堯母門，雙燕飛啄倉琅根。若云拳握玉鉤闌，得無纖指親控摶。金霞帳底月蛤團，得無擎此掌中看。夜光珠照膚體寒，得無珮此來珊珊。可憐姊妹承恩歡，父馮萬金非趙曼。何如望氣求河間，奇女子有黃雲漫。時無昭儀位尤尊，金章紫綬同賜頒。鉤弋時倢伃最尊，至元帝始設昭儀，位在倢伃上。此紐文采鴛鴦蟠，叩鴛無語深可歎。鴛鴦自有分明語，見唐人小說。尋其流傳自冰山。據李竹嬾記，此印嚴東樓曾寶之，冰山錄乃籍嚴氏譜也。亦弄墨林紫桃軒。墨林所藏，後歸竹嬾。比來歸璧復歸潘。璧定庵，潘德輿。日千挼摩百循環，媚虹嫵月秋霄干。想當印信初封完，嬋娟煙視花破顏。無論錦帶誰

礱刓。總貯金屋珠奩端。三千年來數梁園。梁王后見印譜。璽。此尤芬逸夸季蘭。願將紫泥印千繙。豔呼官氏留人寰。

顧南雅畫梅爲何子貞題

篆籀爲花艸隸枝。能將八法變恢奇。林逋老去圖佳婦。摩詰生前定畫師。大有精神向晴昊。可無題詠映當時。參橫月落寥寥夜。消得何郎絕妙詩。

丙申七月七日。攜酒食就友石同年宅。奉邀吳荷屋徐星伯兩前輩。溫雲心同年。各攜書畫會看。荷屋有詩。因荅其意。

七月七日宜曝書。東鄰竿曳貂襜褕。西鄰遂啓長康廚。標綾碧鸞錦攜蒲。蔡經家有狡獪珠。肇珍鬬之溫與徐。長髯秀目延陵吳。似米不顛倪不迂。藏弆精贍東南無。亦攜躞玉籤珊瑚。免中徐公今漢儒。手繪泐澤昆侖墟。星伯前輩經術邁深。尤精西域地理。袖易瓠本稱宋初。是日攜宋槃本周易。飛卿嫺雅清而臞。欲觀北苑當從吾。雲心同年藏有北苑眞跡。須款門看之。蔡侯一一自卷舒。每發高論先大呼。鑒別佳。尤喜談論。九經三史誰則儲。鑒藏家以張吳顧陸爲九經三史。有唐宋元來于于。書訣喜見龍蛇攄。畫禪靜對煙雲鋪。或徵古制瞿與觚。知人論世訂史誣。晴虹出笈光照廬。興酣談鋒敵兩都。評書讀畫豈俗夫。昔有妮古歐陽蘇。攷其政事皆偉如。何曾趦趄轅下駒。掇魚反兩叫梟盧。左提安陵右閭胥。引之雅筵輒囁嚅。曷若守此千金壺。以較博奕猶賢乎。我珍敝帚懷珷玞。徒以耳鑒知其麤。秋光似水雲似練。銀河倒浸新蟾蜍。滿堂欣然酌市沽。臥遊何處非五湖。穿針樓下走白

魚。今我得見秋山圖。陶秀實因祕閣曝書得見秋山圖引黃筌評之。公詩天籟吹菰蒲。我詩自笑詮癡符。

贈徐星伯前輩

指掌河源米聚山。蒲昌葱嶺屹中開。千秋著作天公畀。故遣廿英度玉關。

兩賦已傾耶律博。先生著新疆賦。爲千古奇作。耶律文正詩中多說西域事。一編還證小顏疏。漢書西域傳補注。誰憐雪海冰山外。獨據銀鞍纂異書。

小策青驪顧盼奇。刀光如雪擁新詩。材官伏地先生笑。勒馬天山自打碑。先生手拓姜行本紀功碑。海內只此一本。

數載流沙賦采薇。刀環夢繞馬頭飛。袖中拈出昆侖影。抵得封侯萬里歸。

潘紱庭琴趣圖

琴德愔愔優矣。風標舉舉偃乎。但道體清心遠。不問成虧有無。

琴在綠陰有夢。人如文鳳儀霄。滿腔醞釀詩思。只待天風海潮。

拈花寺有元人畫雪景。儀徵相公辛未年題一詩。今復衰池。命與荷屋前輩同作。卽次元韻。

山容詩影清可畫。紅樓玉溪天半挂。繪者不名題者貴。值抵千金國門賣。碧紗籠紙佛火照。廿六年來拄香界。辛未至丙申一十六年。觀河菩薩重訪舊。鴻爪不磨雲不壞。門前補柳感今昔。馬上尋詩寄清快。渲染難窺摩詰粉。摩詰以竹弓彈粉畫雪。吟題疊見勃海怪。覃溪先生荷屋前輩俱宗大歐書。龍工試手呼欲出。時盼雪甚殷。焉用霧珠泉上拜。勸僧寶此文字禪。雨護漏痕晴要曬。

送梁芷鄰前輩巡撫粵西

孟晉急展采。志銳養益薄。大道在易退。一寂弭六鑿。功名等墮甑。謀慮蓄虛壑。惟退心炯朗。惟退志澹泊。其量乃曠遠。其學遂深博。古來勛業士。弗受簪裙絡。公乎十載息。初仕已屈蠖。會當急流際。美疢三載托。天醫逼身至。鼓翼上寥廓。市歲行萬里。晴空一雲鶴。返叩中所有。箸述拄延閣。帝知确乎者。不腆位與爵。畀爾邊要地。收取濟時略。

二嶠（始安臨賀）。綰轂口。盤江匯流東（合省水皆匯盤江而東）。山奇水激清。八桂天府雄。南交襟其邊。苗猺羼其中。一笑不足籌。泰平同我同。政和訟則理。蠻髦環一宮。政頗訟不平。赤子皆羌戎。恭聞馭邊策。清德實可風。捐金抵珠犀。種餉百技窮。公清比湘源。已半智勇功。

十齡識公始。壯乃共官轍。後堂拜老母。小燕賞詩訣。荆州喜相值。落帽對弭節。吳門銜恤過。公喟我嗚咽。交情四十載。一聚償百別。翰墨古香冷。文酒心印熱。連歲與公遇。相對各欣悅。公望日赫奕。銘勳到地臣。我學苦多歧。又苦障未徹。荷重覺力淺。緒劇媿才拙。公乎盍牖我。使我明作哲。厚穹久不雨。風燥氣炎烈。南行犯溽暑。北望隔朔雪。設施先巨端。拔擢定英傑。遙聞樂職作。不覺屐齒折。

賜墨樓詩和雲西宗伯前輩元韻

宗伯親陪介雅筵。異珍頒下翦鐙天。（曲宴賜多珍。墨尤可寶。）早聞硯傾呼松使。欲向人間畫墨仙。以漆投膠新制度。（乾隆年間。取金元以來。古墨碎者。重造成挺。印曰大清乾隆年長春園精造。）如香著紙舊因緣。絡煙方法摶沙手。尚憶堯書點竄年。

長春記蒯證當時。此論曾徵大庾師。班孟文章隨口就。先生工詩文甚敏。李邦精采隔囊知。先生善墨。鍊形又歷三朝久。守黑渾忘一己私。好築樓藏烏玉玦。國花庭院露初垂。先生庭前牡丹頗盛。

釣魚臺展禊和荷屋中丞韻

舊水續續新水新。一洗九陌西風塵。淪瀹曾匯百泉嶠。空廣奚啻千由旬。況當雨後清粼粼。長安水邊多釣人。昔者照見林宗巾。本來無垢亦不淨。奚爲濯此久壺身。觀河面皺付一歎。刻舟劍墮忘其痕。犀首無事且飲酒。任公得犗方垂綸。莫持絮果嘲蘭因。花開花謝都無定。眼中日月雙丸奔。展上巳日眞良辰。張裴袞袞得妙理。摯束斷斷紛解神。百昌相待娛冶春。窮渭之亭洛之濱。公詩清拔決勝頻。令我再拜呼吳均。

海帆前輩以椒珠見贈奉謝

寶裘絲貫綵垂綎。巧作牟尼磥砢形。花底能招赭爾鳳。天邊疑散玉衡星。新紅蜀雨搓來辣。舊紫朝衫染後馨。豈特盈升說蕃實。還同鏘佩上明廷。

海颿前輩約赴握宅看菊。還集尊齋。菊亦爛然。敬步元韻。

兩地秋容絕點塵。信香寒蝶勸頻頻。嘗騰送酒非無客。辛苦栽花大有人。上客爲芝軒相國。座中皆受栽培者。飲戶窄愁觥搃侈。詩懷圓與墨池親。晚窮冬愛暄妍甚。好共東籬作小春。

嘉平十三日大雪。次日未休。積尺許矣。奉約吳荷屋中丞。徐星伯前輩。徐廉峯編修。集鴻生舍人寓

齋分韻得表字

去冬冬晴六花小今冬坏蟄液雨少漫言蝻孕宿麥朽慈陽中人人振掉九重捧鬯對天語一再祕祝通深杳陰雲下垂不俟霰如毳如荼地天皎萬人提壺欲起舞一客犯寒先破曉吳家庭院倚桂樹手召素鸞來木杪鄒枚既集宜作賦其奈堅冰結墨沼斯時凭檻逞心目但見銀雲收不了數峯玉色逼幽戶一碧城陰界飛烏夕暉烘出絮溫燠腹月盪成波浩渺過去輕車似煙艇誰家古屋覆蓑笠超然臺興蓋公室直以高曠兼宥窕塵談觴政越三鼓耿耿橫參醉霞表歸來偃臥不噤睡夢見明年飽新麥

東坡生日吳荷屋中丞潘芸閣祁春浦兩侍郎徐廉峯侍御集顯處視月齋拜笠屐像觀荷屋中丞所藏宋槧施顧注蘇詩本以一曲鶴南飛分韻得飛字

紹聖二年臘十九重辨師以書爲祈是年公六十南華重元符三年臘十九談妙齋裏香初醉是年公六十五與蘇伯固集談妙齋集名香戲南能塔院斜川數詩頌公壽斜川集壽大人詩六十是七言古六十五是七言律六首一居惠一度嶺歸楚人祝兮越人禨金籠放鴿鶴南飛白日上昇果何事見斜川集公乎得算未古稀豈知七百餘載後歲歲祝公歲終饑人生安得如子壽有道或冥相賓依斜川集壽大人詩有道或冥來相賓公詩百態窮深微願乞公授妃呼豨公今遊戲人海否青衣告夢來頎頎北斗亦飲眞一酒西山誰采元修薇奚勞想像寫玉兒一十六星天際圍延陵宋槧世所希乾嘉名輩排珠璣或題或詠或圖畫五家隊繞三春菲公詩貫中譬元氣百骸九藏增其肥前日對雪廬之碕今日叢書門兩扉風篁二老是邪非勝友且辨且進噬沈逵同甲偶然耳退之磨蝎其庶幾四十監

州賦杞菊。五十人侍腰銀緋。功名百歲亦草草。英靈萬古高巍巍。俱言水仙合薦菊。爭向戒祖求傳衣。我詩險拙儕劉煇。公其哂我杜德機。四賢詩成左右揮。梅花笠影春風幃。

陪儀徵相國遊萬柳堂四首

屋少水逾闊。寺孤雲自行。甘棠五畝宅。梵樂六時聲。壇坫名猶震。岡巒勢未平。萬人齊種柳。省識好風情。

補柳綠生波。益都種柳。儀徵太夫子補柳。花禮鳥亦歌。星朝觴舊雨。秦小峴司寇。霧夕詠新荷。公偕朱山人常宿此。安用樓臺起。依然風月多。碧紗籠字處。卅載未揩磨。

草橋休誤指。柳徑屢成圖。公屢圖此。又有柳逕停雲圖。煙水傾東墅。風神蕩北湖。公家塾在北湖。望崇文潞國。學貫漢經儒。弗倦登臨興。鳩筇不用扶。

春從長者視。半日話拈花。春閒與吳荷屋中丞侍公遊此。偶借郇廚饌。兼分佛鼎茶。水香留墨瀋。諸鴻博舊遊地。地僻入煙家。再訪蘆中客。還應憶子華。

題石夢詩畫爲吳荷屋中丞

點綴霞標入畫家。菁騰楓逕一停車。卻將夢裏邱遲錦。喚作天南苟曷砂。

翰墨淵源自一家。晴虹飛繞載書車。歸裝只有鬱林石。分貺都無玉象砂。李文饒事。

倪黃一角付煙家。我亦追隨內相車。淺絳峯頭歸夢遠。玉池溫水養丹砂。黃山有硃砂峯。下有硃砂泉。即溫湯也。

題吳荷屋前輩衡岳開雲圖

衡山如臥如障雲。風出軫野連江氛。衡山上應軫宿。故多風埃。五峯飛霜六月冷。縱有皎日陰霾吞。開雲霽雩偶然耳。往往自誣夸異聞。海南仙人總三軍。擣虛批亢排凶門。桑弓失鴈俱崩奔。鑿其僕嚮如招豚。但將衽席奠瘡痏。不與貔虎爭功勛。去時望禮祕祝繁。歸時凱歌雲烏喧。鳩節不杖杖師節。乘興直到芙蓉尊。飈翻鐵瓦夢犀甲。斗插鐙牖通天閶。五更起看海潮沸。九霞中擁黃金盆。湘流五疊綠成帶。楚山一抹青無痕。鑿翠惟聞盪胸句。磨崖卻少班師文。年時澇荒走千郵。肉其白骨歸其魂。今茲旁午散羽檄。獨坐大樹忘朝昏。岳靈鑒此一腔熱。故假神柄開荒屯。人爭持贈嬾殘芋。公亦屢拜當陽恩。憶我瓣香叩華存。眼前咫尺迷濃雰。大星瑩滴敗絮裹。奇冷蝟縮重裘反。媿公同飲澧與沅。公名遠掛扶桑暾。

立夏前二日。鈺夫前輩。招偕仙悟大空前輩。偕同人集極樂寺。看牡丹。

漫勞撫景歎辰徂。槃戟門高積慶餘。見說犀光明夜渚。更傳荃體豔秋蕖。日華學士非無賦。城旦司空別有書。自古入貲偏異用。試看黃霸馬相如。

每從方晛澂方中。便覺流光水揉同。捫籥談天焉不學。捧塵益岱竟何功。錐椎等用憐余拙。竽瑟兼羅羨子工。瞬息東風過宣曲。宮花先擢一枝紅。

槎河山莊詩。爲劉燕亭太守作。用朱文正韻。

九仙山容九仙骨。篤毓人物皆堅芳。下有邃宇樹奇古。上眺海若煙冥茫。文正讀書比文彊。埽秋不使三徑荒。文清繼起相兩世。揖讓燕許包韋匡。江湖魏闕天一方。謝墩付與烏衣郎。人多屋少笑語鬨。圖書雜

犬兼牛羊。何人政成謝名航。甘棠五畝留馨香。山莊爲方伯公築。一屋幾比百孫院。累世遂獲三公祥。仙莊水石集元白。妙筆烟景超倪黃。披圖疊見瑞室頌。並海先問麻姑桑。西豪里門鄭公鄉。清芬舊德胡可忘。居官牆仞記先友。君其冐構追黃裳。

三月初九日晡。風而雨土。天漸黃。亦且晦。昏後忽小雨。亥刻大雨。次日卯刻乃休。是日吉亥。聖主行耤田禮。喜而有作。

曦暉未收風捲沙。闇窗無燭飛黑花。須臾樹響砌紋溼。如喝忽飲甘露汁。堂虛幕冷度三更。此時無聲勝有聲。風力漸增檐溜動。九衢車馬斷塵壖。傳呼清蹕法駕來。綠雲鐙影觀耕臺。饗尊旁布樂歌起。風聲雨聲殊未已。洪縻弗御天顏歡。班三畢從天目觀。黃金白璧買不得。雨自九重念中出。音官候律說協風。況乃三白連春冬。農官惰職笑拊缶。自今以始歲其酉。

三月十三日送蹕後。偕荷屋中丞極樂寺探春。中丞飭辦素食。食之斐然有作。

佛以香爲國。香緣卽佛緣。燕商三徑雨。龍掌百花泉。古閣餘焦土。明進士曠鳴鑾事。新居儼列仙。好春謀一醉。曾爲海棠顚。

東雉西勾路。和風送翠華。偶聆光政馨。來飲趙州茶。象笏勞參證。瓶齋只咄嗟。園中無限樹。先放倚雲花。

玉淵潭茗話

玉淵潭上水。萬壘綺羅風。風戀柳陰底。山眠花霧中。談高魚夢警。坐久鳥言窮。太息王飛伯。文章爲底雄。

王鑾字飛伯金人隱居於此

送吳荷屋先生藩閩

罷鎮猶提半段槍毅然雄略靖都梁教匪圍武岡公已罷鎮猶提兵剿撫五年美政聞天語六月培風到海疆芳草綠添新墨沼公前在閩捐廉築鳳池書院好花紅徧舊甘棠壺漿父老喃喃話博得籌邊兩鬢霜

沅湘使節際艱難左擁文書右據鞍十萬鴻磬朝索哺三千瓠種夜探丸論功漫逞鷹鸇志報國先求衽席安退食從容尋治本一編官禮炳如丹輯吾學編通古今禮

憶昔初傾大雅材薰馨仁氣拂雲來隨公種橡誇滁土助我栞經影相臺推測深微風削枿商量出處月銜盃誰知一紀重談讌玉躞金題取次開

居近門幽儼陸沈茶瓜鐙火度宵深偶因埽壁成三絕儻用封侯抵萬金此去再花旌節樹及時還譜荔支吟春風帶雨東行急無限人間望歲心

解環

解環固不易理絲良獨難矧乃環九規重以絲萬端心手俱茫然挑鐙起長歎抽刀斷其絲引椎碎其環炯炯天際眸豈在牛背閒

題賜馬圖

侍帝左右帝所親必有良馬如正人馬知人意惟所命一步一趨無不敬龍媒俶儻天閑來曾游閶闔觀

玉臺。再拜撫摩不敢策。踏月追風倍珍惜。河閒禮樂東平賢。朝回覓句籠吟鞭。道逢監牧王毛仲。猶說馳雲域西貢。鞫中口齒圖所難。並圖賜出眞榮觀。何當騏驥鳴櫪下。三世好儒同好馬。

湘林侍郎以劉文清手蹟見示。一七佛偈。一手札。一會榜貢士名及文評。各繫以詩詠歎之。

淨飯生牟尼。是爲第一祖。如何金色佉。厥位次第五。意者大善生。乃與勝觀伍。聲若師子吼。口作梵唄語。如何說偈時。乃成五七古。得無大迦葉。潤色金剛杵。洞門一童子。性契宗乘普。似六朝人書。姿態何媚嫵。遠紹裴公美。皈依說淨土。右七佛偈

二王揚其波。蘇黃溢其瀾。匪爲書脊拖。吐屬亦可觀。公腕右軍鬼。公筆元瑜竿。千載懷袖中。字字青琅玕。右手札。

花飛放榜天。官燭搖露初。鬳名忽拆名。一笑淡墨書。淪茗重論文。昆侖得意珠。朱衣旁點頭。品評殊不誣。試官老歐梅。進士今韓蘇。古楷追鍾王。竊恐歐梅無。譬寫千佛經。智慧隨如如。右貢士名及文評。智慧如如皆佛名。

花筩

截竹貯雲霞。如瓶累累加。鳳皇十二管。旌節百層花。旌節花長五尺。層層有花。綽約移春便。蕾騰拂帽斜。洛如文字樹。比儗最清華。洛如花形似竹。郡有文士卽生。

殺青防迸裂。集豔貴鮮新。金帶園君子。郫筩醉玉人。芳根深附托。大節本輪囷。一顧盈門爛。風前倍有神。

題徐訪巖同年灘江送別圖。卽送之官皖水。

出守甫六載拜恩已三擢天目照庭戶臣節易昭晫徐子路南傑內瑩外抱璞望郎治劇郡到處頌魯卓全活千萬人適會閩災剝閩人方截鐙灘江倏鼓櫂鸞驂戲桂海飛旆指瀟嶽九叩謁前席溫語聽數數君房善應對德滿情益慤遝我待漏院未語臂先捉君謂我皖士定知皖純駮我久別鄉里風聽殊不确昔者邱公能不受吏胥脅偶施霹靂手一怒痛呼曩今聞周侯猛巨憝挫牙角清領半焚棄妖霧斂蒙濁新安好山水棚戶恣采斲木伐山則童石墮水乃聚藪盜大藏垢伍伯不敢撲歲康尤可畏山賊弄刀矟剔攘如何先想見智珠握憶我訂交始丞相敞經幄老鳳正軒翥迦陵尚雛觳秋鐙課風雨一友忽剝啄邇來廿餘載人事等夢覺其聚若萍梗其散若風殼君從江鄉來圖繪出新貌詩筒舊雨贈千珠貫百玨聊且避暑雨聊且飲河朔歡促襟未暢別速感愈邈上將酬知厚下不負所學諸生選何武試聽中和樂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六

豐樂溪圖爲吳雲蒸明經作

竹樹圖書共一村。樵夫談道女能文。最憐日午東風醉。十里溪花染白雲。春來桃花最盛。

軒冕高華德業尊。幾多名輩托衡門。催租舊券澄心紙。半是容臺屋漏痕。

一雙牙管餘清在。十二珠樓舊跡蕪。曾記豐溪談讌事。萬梅花裏望天都。

老樹周遭曲徑明。疏花細竹遶籬生。分明一覺江鄉夢。只少泉源徹底清。

黃霽青太守自潮州寓書來。並寄二律。次韻答之。

君住東南天地開。我行病暍困江關。每當藥鼎煎熬夜。輒憶詞壇突兀班。賢守神明知肉攫。長官清潔感珠還。如何忍厲投簪志。急爲蓴鱸返故山。

聞君曾捄鵠亭灰。陰德如斯合再來。寄遠勞勞頻付雁。登高草草一銜盃。魚龍影裏知交散。鷺鴨聲中將帥回。快讀摩圍好詩句。滿腔愁思豁然開。

題周稺圭前輩金粱夢月詞

綠酒初嘗元獻醉。月華如練范公唫。由來將相兼才調。不是吳兒木石心。

高才延已追端己。小令中唐溢晚唐。更用騷心爲樂府。漫天哀豔李重光。

瀝體清眞掩抑弦。飛騰石帚五通仙。君能併作洪鑪鑄。更把餘金笵玉田。鏤雲縫月具心裁。不是莊嚴七寶臺。竹屋梅溪都抹倒。故應平睨賀方回。

平園大集冠中州。豈止蘋漁玉笛秋。十里珠簾千步柳。卽論談笑亦風流。

仙山蒼草已辭根。塵夢稠桑欲返魂。雲錦鳳羅都溼徧。萬行情淚哭天孫。

難賡春月夫人調。怕讀微雲女壻書。憶向紅牙雙顧愧。當年公瑾定何如。

月嬌一硯費摹搖。我亦偸聲學里哇。近就清空求妙理。不邀青兕鼓銅琶。

題彭春農學士待漏圖

面目若刻畫。音吐如洪鐘。長身玉立清且雄。文章翰墨紛塡胷。是宜承旨明光宮。五更雞唱金闕皎。九霞日出觚稜紅。論思春殿何春容。堵牆學士咸鞠躬。問知家世承三公。燕許手筆高岑風。當年曾假貽厥力。此日爭仰雲門宗。是宜聯華屬車中。拄笏直接廿棠崇。何爲忽作六月息。並欲塞兌成癡聾。禁鐘官鼓久不聽。書山一瘻窗曈曨。誰能奮庸亮天工。聖主側席求朴忠。公飽經術謀謨充。驤首一顧凡馬空。黃鸝三請春色濃。願公夙駕來花叢。執御弟子希符融。

題晉甘敬侯墓碑

玉環碎。壯侯怒。兩襠橫槊不敢渡。金檟鳴。敬侯驚。改易百官皆恣情。同征華裴有三將。敵知敬侯勇且壯。況舉義旗惟所向。六師敗績周戴殂。茂宏不終王室孤。儻據武昌劫以力。必速太甲成幽拘。社稷不移敵

亦去何惜老臣頭挂樹了無快劍誅王廙那有歐刀斬周慮君不見雞籠四陵狐兎場甘家麥飯千春香於戲佚澤何其長

題劉子敬大令牧羊圖

劉累能擾龍梁鵞解豢虎物媚養己者不使妄喜怒其神其猛摯晏然臥堂廡何況圈溷物赤手可循拊勇力能化裁君略極雄武用仁不用略黽勉求治譜食少生齒繁萬室同一苦譬如芻秣短齟齬不能普養民如養兒如何缺其乳定知循政至天付好風雨原頭積芳艸盎底蓄糜腐苗壯夕陽羣纍纍腹如鼓語其徬徨時晝夜思所補藉非詩禮深焉能逆有睹不稔何山谷來迓劉榮祖牧人有吉夢夢俗比鄒魯

白田懷古李供奉聽鶯處

高臥香鑪峯迫脅上樓船李句黃公豈事秦杜句翻謫夜郎天夜郎富黃鸝其聲爭管絃衆耳寂不聞馬上驚飛僊偶然題一詩石破蒼苔鐫吟聲與鶯聲萬口天下傳白田及烏江亦以詩千年浮屠何時建洞屋何時穿知否公眼中有此巍巍然公來夜郎時譬在混沌前奇山甫通道亂水不可沿樹石多於人日月衆綠纏奈有黃鸝聲字字眞珠圓朝啼桃花紅暮啼桃花蔫名士宮錦袍美人歌舞筵藉以慰羈魂羈魂正纏綿至今樓上頭夜夜聞杜鵑我來值寒臘鶯蟄江之壖恰如謫仙人埋骨青山邊入洞出高閣俯唾萬井烟芳梅已爛漫官酒不取錢折梅問桃花江干春可憐西南有聲來聲在高樹巔譬見白于雪乃是羣鷺拳乾葉枕禪榻疎鐘震修椽畫紙含遠風欄影交平川卻顧鳳巢關想像鯨魚旋是日墨雲合山山皆

醉眠。醉眠呼不醒。中有李青蓮。

重經白田

金精飛入井維西。照見江波不貯泥。壁上千詩張旭艸。（唐書。以裴將軍射。張旭艸。與公同傳。）鏡中雙影莫邪妻。（見公詩。）誰家畫閣新鶯囀。料得龍池萬柳齊。（公龍池聽鶯爲始遇。白田聽鶯爲不遇。）辛苦上皇西內去。繞枝都是杜鵑啼。

淮南何事苦爭先。（謂永王璘。）罪到申公絕可憐。（杜少陵有楚筵辭醴之句。）況是贈金都斥謝。若論仗鉞亦親賢。至今江上看明月。共道樓頭有謫仙。千古詩魂在盃酒。匡山牛渚兩茫然。（後人辨匡山。辨夜郎。皆徒然耳。不足當公一哭。）

兩京雖復未稱雄。始信投簪浩蕩胸。狂客揮毫輕國色。上公低首拜軍容。（謂郭尚父。）難堪宋璟巾中淚。卻憶龍標別後鐘。是處樓高宜縱酒。爲君翦取最奇峯。

啼鶯猶是古來聲。中有新詩脫口成。神劍白連孤月墮。宮袍紅擁萬花行。憐才欲殺皆知己。蹈海求仙豈近名。只有錦心銷不盡。死生終戀謝宣城。

盤江銕索橋歌

初疑長天片雲橫。天風鼓之掀不平。洪濤怒吼自南下。馬蹄人語空中聲。誰將六州銕。鑄此千丈絙。江頭老石危無根。兩山壁立日月昏。晝夜馳驟雷霆奔。定知有路接霄漢。踏破彩虹才一半。袖邊鷹隼任衝突。足底魚龍倏凌亂。一騎度。心搖搖。百騎度。不動搖。翼以兩欄何迢迢。有如網絲橫暮潮。道是神仙長板橋。長板橋。那可渡。別離愁。挂江樹。何如巨靈一擘去。斷卻人間坎軻路。

馬場懷古

王與后。以口計。十八先生奮忠義。招晉王。來討秦。十八先生歃血新。奇謀洩。寃獄起。十八先生同日死。就中閣臣吳。自云執筆我最先。欲以一死全諸賢。諸賢求死大呼嘯。詩籌滿地酒滿醻。爭騎箕尾上霄漢。暮暮朝朝帝闈叫。興朝日月光照徹幽與微。忠魂得謚如袞衣。祇今南籠一坏土。牲酒芳潔松楸肥。鄭侯我同里。（鄭侯名允元。歙人。）子孫知爲誰。李侯有賢裔。（李侯名頎。常州人。其子孫會輯三忠詩。）曾輯三忠詩。獨憐張與全。（張內侍福祿。全內侍爲國。）臨難遭極刑。遭極刑。名乃成。古無璫侍稱先生。吁嗟乎張先生。全先生。

神魚井懷古

噫嘻乎。公之大節不難殉潭州。而難于殉大江之中流。其時左兵清君側。逆跡未全露。公稔知之不可奪。投江幸不死。乃開府仗鉞。招降十萬兵。天乎人事一朝盡。只留一劍成其名。瞿殉粵。公殉楚。編明史終兩虓虎。石齋募師死於飛黃。公不死於左而死戰場。神魚之泉、至今天風吹之波不揚。

黔西州署海棠曲

兩株偃臥如醉眠。三株矗矗纖且妍。中央古本逕二尺。不知摧折當何年。西昌之香天下傳。牂牁之香水西專。（海棠無香。唯蜀之西昌及黔西有香。）頗聞花史述花語。花開覆座春風顛。深紅外衫淺紅袒。更翦翠羽垂四肩。大婦舞酣中婦倚。小姑玉立尤嫣然。就中一種香可憐。似蘭非蘭薰非荃。閨姝粉汗乍霑漬。繡幕久熏初試搴。消人魂魄暖人骨。夢寐亦與花纏綿。我來惜非豔陽天。涼州不按檀槽弦。卻移銀燈照枝幹。好影倒地殊嬾

娟。更挼殘葉嗅芳澤。花亦笑人情太堅。繞花嘆息憶花態。欲待來歲開瓊筵。何如才士與時拂。閒關求者慳其緣。荒江老屋儻一遇。先約梅花輸聘錢。

泮水道中

密筱依村曲。修梁逐水回。日斜高柳得。天闊遠山來。民獠同耕垦。雞豚溷乳胎。胸中有巴蜀。圖畫若爲開。本蜀地。割入舊曾到蜀故云。

康蘭皋中丞行年圖二十四首

鯉庭學禮

公十一齡卽學禮。入鄭孔室見根柢。口講手畫堂上喜。萬卷皆匯古淹中。公讀書法。以一經貫羣書。修國治身何隆隆。年垂耳順未釋恭。

風雪歸帆

孝子之淚溢江水。江流嗚咽二千里。天亦助哀風雪起。何堪丹旐犯怒濤。恐驚靈爽不敢咷。檣烏凍墮偏嗷嗷。

山陽僑寓

廉吏之子感數奇。歲暮囊罄將何之。丹沁阻我交流澌。卜居難得近盤谷。卜宅難得鄰王屋。人極艱處天所福。

彭門負笈

司徒早識彭祖奇。以黃叔度爲之師。學有經術通知時。此後粵東說勳政。一賢大府一大令。識力皆自講堂定。

金陵求友

姚比部文宗震川。公以雅管薪其傳。輝映儕輩麟麟焉。名流自昔重求友。集思廣益成巨手。難得北海不空酒。謂茂園先生。

蹇驢赴試

經義詞賦俱第一。誰家年少五色筆。走詢知乃弟若姪。父老爭迓謝客歸。可憐公子大布衣。鞭絲得得來尋詩。

春雨課耕

秦渠所漸畝一鍾。先生自署識字農。既耕且養娛春風。安能獨先天下樂。蒼生日望深源作。太行之雲出幽壑。

圪圍射獵

環河帶沁圪勒圍。獵騎出林刀槊飛。公蓮火器如發機。區區麞肋奚足捽。聊復鍊此英雄骨。射虎詩成醉明月。

禁垣同直

藥崧風骨宜星曹。況得季英杵臼交。謂吳見樓方伯。宮花紅對鵷鸞巢。平生契友數張劭。鼓柂湘江又同調。當年太傅知二妙。

夜燭治書

不喜讞獄必能讞。心平不欲才力顯。事平不受毀譽轉。十年五夜燈燭紅。民命一綫懸當中。至今海內稱何公。用何比千事。

蕭寺聽琴

夕郎荷橐給事歸。往往酩酊笙歌圍。先生舉袂一笑麾。獨尋蘭若坐清晝。要聽朱絃出深透。宦況蕭寥比雲瘦。

遼陽扈從

興盛兩京天所臨。東出山海遙且深。聖日蒞止上帝歆。締造艱難神武廓。侍臣擬和瓜緜作。更擬點竄短與酌。

木蘭隨圍

聖人臂弓入三驅。矢連六熊雙於菟。裘長捧潼駭且趨。近臣四扈木蘭蹕。曾策駿馬逐禽逸。歸來獻賦說揘畢。

榆關持節

前席奏對動聖聰。試以案獄課厥功。平反遂至榆關東。河可塞兮寃可洗。兩度秉節天顏喜。方叔召虎其選矣。

薇垣仰屋

皖民嗷嗷待公哺。公飢公渴以身赴。士歡而輸民則餘。謹其筦籥不取餘。三載封椿連屋隅。天下方伯宜師諸。公藩皖三年。積鏹至七百餘萬。以不取平餘。僅其出納之故也。

皖江迎養

帝知公孝問公母。謀及迎養帝寵厚。自潞達皖一帆走。人生何者爲親榮。能致帝問榮莫京。是子非是母不生。

御園待漏

濂皖并作中和樂。聲聞於天公錫爵。介圭入覲趨五柞。頗牧十年居禁中。別來苑柳何蒙茸。日高天語何春容。

瞻園懷舊

公知貢舉駐白門。賓主曲讌喧瞻園。昔聽鹿鳴曾隔垣。公讀書瞻園。嘗見典試監臨兩宴於此。書窗老樹遽如許。師友蒼茫那復聚。昔日茂才今大府。

射圃角試

公通稽略工擊刺。慨然謀國修武備。日督山河子弟試。此意得之古范韓。況當江淮屏蔽閒。至今走卒多陳安。澤託治下。故稔知之。

桐陰課讀

家法讀書兼敝裘。日陳經史北面拜。覽舉養炬殊可愛。綠陰如水翔鵷雛。磨祖之硯讀父書。瞻園佳話其繼乎。

錦幄娛春

蒔梅删竹疏流泉。一屋花氣蓬蓬然。太夫人坐東風前。象簡導輿子孫迓。慈顏一笑壽觴瀉。明日哺烏滿鈴下。

庾嶺補梅

大阮栽花小阮補。月明鋤破玻璃土。春滿嶺南連北戶。公以威重鎮海疆。都道廣平鐵石腸。豈知賦筆溫磨香。

自營生壙

漢逸人趙作達者。唐司空圖慕其雅。惟公別具深意也。公以湛然知止心。眷戀二親求諸陰。料同穿壙文貞忱。

焦山度歲

先生風義古所無。奉遺命立外家孤。緣自河內東趨吳。崢嶸殘歲風雪作。避俗乃臥松翠閣。揚州那識橫江鶴。

題吳蘭雪廬山紀遊詩後

瀑乃有源水。必觀水所都。山頂藏天瓢。傾倒出天壺。初如玉龍翻。曲折無所趨。擲地脫鱗甲。化作千斛珠。又如天女衣。出曝當晴暉。素練皎無紋。白雲飛上機。忽爲日氣侵。文采雙虹霓。靈妃顧之笑。天風生石竅。誰將金錯刀。迸裂琉璃罩。須臾補無跡。倍覺天手妙。依舊玉龍翻。鼓怒爭叫嘯。依舊天女衣。徊翔添綽約。石亦何齒齒。樹亦何蒼蒼。窘束一綫微。布瀉千丈強。高者飛作雲。下者滙爲水。雲飛總還山。水深那見底。一峯通一峯。峯峯見首尾。首尾誰能尋。須上最高岑。公乃振金策。窺見太上心。卻笑李謫仙。低頭下界吟。峯峯可觀瀑。黃巖乃爲勝。其源湛湛深。其流浩浩競。出險彌覺平。積弱乃生勁。排空勢轉矯。受采體逾淨。譬若韓杜詩。橫逸任所爲。萬卷作源流。頓挫成漣漪。兼有衆派長。酌以無當巵。我公今詩仙。復得山水助。示我觀瀑詩。玉骨當秋露。吸取韓杜神。出以華妙句。我昔到匡廬。苦未躋其顛。灑落冰雪容。僅探馬尾泉。今宵仰天宇。喜見銀河懸。夢不到蠡湖。亦到銀河邊。

詩餘

蓼花 調寄浪淘沙

一穗一秋痕岸側離根水天多少夕陽魂併入露枝風葉裏紅顫黃昏　鷺宿更鷗屯簇簇紛紛落帆沽酒對斜門正是晚霞魚尾赤圖畫江村

酬潘公子星齋調寄眼兒媚

萬花深處五雲多新雨昨如何黃鸝三請丰標公子且駐鳴珂　瑯玕碧裏留清響知是鳳來過它年簪筆吾廬可愛人影風荷

葫蘆調寄沁園春

嗟爾葫蘆蔓縛絲縈當門獨懸似歌來張裔內粗外潤鑽將屈穀口實肌堅盛火斯焚安簧失響邯有青田蜜汁鮮知何用只蠻天覆大配箇槃圓　趙州士壁東邊甚幷絡雙眸斷復連嘆文人贈答難裁筆管道人留飲久失醫篇胡廣藏身征南病頸枉被人嘲拗且偏江湖上看大樽五石空腹楞然

牽牛花減字木蘭花

柔藍一架小摘銀河秋影下莫是黃姑配得匏瓜獨處無　金鈴鼓子喚盡芳名渾不似輸與郎誇世上原無織女花

鳳柳調寄望海潮

何年翠鳳婆娑九尾翩然來集幽深眠重醒遲雨多晴少無煙亦自沉沉山曲水之陰有畫橋橫路香絮盈襟一面風偏欲隨驄馬度遙岑　天涯別恨侵尋正當眉憶黛理綫停鍼思曼纏綿小蠻旖旎春來事

事難禁人影倚樓心悵秦雲似棧蜀嶺如鐔露白霜紅爲誰憔悴到而今

潘星齋公子藤花吟館圖調寄念奴嬌

玉郎華屋正東風吹送紫香雲裏人本纏綿花本豔醞釀一庭紅意玉手揮毫翹鬢照墨字字聲聲媚渠儂口胁綠鸚歌罷能記　最是小晏情深少遊才冶肺腑眞珠纍細碎篇章傳誦徧繡入吳娘袖底名士傾城搓酥滴粉貴盡長安紙虬枝覆處畫簾人影雙倚

題閒看兒童捉柳花圖調寄疎影

搓香捲雪正緒風款款簾外初起黃口酣嬰巧奪狂追相逢欄角花底縱教盈把知何用熨不暝鶯雛燕子歎晚來高下西東都入麴塵春水　獨有青楊詞客愛風景韶麗唫望閒倚何太輕盈如夢如雲惱亂揚州十里儻無捉搦誰珍惜轉忘卻謝家詩美忽一時撲面紛紛恰趁唾絨窗啟

九月十五夜登越秀山看月次吳石華韻調寄水龍吟

些些雲縷都無不知誰掃秋河際天容山色涵清混碧煙中有水風定尤明夜深全白一空林翠想萬家清夢鎔成露氣把樓閣扶將起　客是不眠吳質聳吟肩玉壺三洗小謫人間舉盃能說廣寒前事海上琴聲一彈誰和美人千里正窺簾的的素娥單獨似敲還睡

圓圓小像

楚畹柔香戚畹嬌香天然素華甚藥師紅拂相逢越第押衙沙吒奪返韓家君父恩讐英雄節義付與傾

城一笑譁寸腔裏有柔情一點誤了生涯　三姝豔若朝霞說四面菩提八面花想騶虞茵上同心並坐虎鶯屏畔六嫵爭誇晚節超然看人墮落不向侯門走鈿車梅邨曲縱千金購燬尚有箏琶

題吳鴻生中翰閒重九雅集圖

兩開叢菊算人生難值閏秋重九小集蘭臺推茂灌少蕭鬚鬢多又楚壁詩痕燕山墨雨圖畫天開牖范家研暝麼塗夸向詞友側想二陸高居蒼茫雲樹滿座題糕酒七十年來鴻爪雪付與武昌官柳桐葉能知茱萸再把采筆還依舊西風落帽訂交都在杵臼用吳季英事

題成蘭生太守西湖照影圖

磨月成銀拓山函鏡花柳放出空明葑雲銷盡一碧盪秋晴憶自鄴侯照後蘇和白詩影縱橫能來者先盟鷗鷺舉手濯吾纓　高名人競羨冰壺洗魄玉磬儲精任綠水青山坐嘯飛行莫認淵魚俯察心印處珠定波平與歌好西湖誰比比似長官清

桐緜調寄念奴嬌

綠瓊枝小白絨絨非雪非花非絮金井玉闌黏欲徧昨夜露華疑雨傅粉難漧吹香不定恐逐西風去纏緜宛約令人情緒如許　最是幺鳳憎寒妒羅偎暝應有安巢處裹住離心縈著恨不放一秋先度月熨初平雲篩正膩惆悵吳娘杵裘衣夢遠幾回錯撫庭樹

程侍郎遺集初編卷七

釋彗

彗者何。本類星。末類彗。故謂之彗。彗無光。傳日而爲光。故日東升則西指。日西降則東指。其光有竟天者。故曰長星。其質乃五星餘氣所化。故備五色。數不過五。其行有本行。故能遲能速。其體麗月天、近人。故於人事易感召。其應以出久暫。芒長短。行遲速。驗事大小。裀深淺。大抵一月準一年。二月準二年。三月準三年。或云無百日不沒之彗。然占書史志。有二百日之說也。其氣能幻。故或化雲。或化霄霞。其氛先附於日輪側。故五寅日。以饔水鑒日。可決其現否。其相似。有孛。有欃槍。有蚩尤旗。有王蓬絮。孛體則圓也。氣四出也。欃槍則侶絮罘笱也。蚩尤旗則類彗而柄曲也。王蓬絮則散糅若絮。或有芒。或無芒。行甚速。一夕能歷數次舍也。夫星氣變怪。其本皆在下。而發現於上。譬人膚肉生疽癰。其根柢皆伏藏腑也。雖占驗尅應。符其時。或不符其地。符其地。或不符其時。或俱符。俱不符。然其爲不祥則靡不符也。亦有不符。則人力能弭之。或謂彗在月天。去恆星天尚六重氣。豈能及。譬若秦人惡越人。向其方詛之。越人豈聞知。不知日輪天居中。與上下俱閡。而衆曜皆受其光。光能及。氣亦能及。矧彗傳日爲光。則烏容有閡哉。故歷徵史乘。識星變。時與地相符者多。不符者少。人力弭之亦間有。譬若祝由疾。劑殺潰瘍。視醫高下而已。然則王者受命。宥天下。覩先兆。側身修省禁事。銷患於未發。其權固在己哉。

肇十有二州說

堯典、肇十有二州。馬鄭注、及晉書地里志皆以爲在禹功後。漢書地里志谷永傳皇甫謐帝王世紀宋書州郡志皆以爲在禹功前。案下濬川之文。則在禹功前之說是也。禹貢云。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皋陶謨云。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蓋禹功告成之後。其利可百世。豈甫疏鑿。卽又有濬通之役耶。漢書地里志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帝王世紀云。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其言甚晰。足正馬鄭之誤。蓋舜居攝巡狩時。水土未盡平。正禹致力之際。故曰濬川。逮功成後。乃分九州。山川澤藪。皆以九筭。勒爲成書。以告後世。直至受虞禪後。未之改也。或引鄭注肇始也爲難。則應之曰。十二州肇于堯。不肇于舜。且大傳肇作兆。說文作垗。鄭彼注云兆域也。爲營域。以祭十二州之分星。蓋巡狩必祭山川。兆星封山皆祭義。肇不作始解。則十二州仍堯之舊。益非舜所分可知也。十二州之名。曰冀、曰兗、曰青、曰徐、曰揚、曰荊、曰豫、曰梁、曰雍、曰營、曰幷、曰幽。馬季長曰。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衞水名。作地名。爲幷州。燕以北爲幽州。馬鄭之說。蓋取周禮爾雅成之。幽州有醫無閭。幷州有恆山。營州上應營室。皆可據。故舉十二州之名。當從馬鄭。以十二州在禹功後。當舍馬鄭。別求三山以足五嶽四鎭。成十二山以配十二州。則書缺有閒。馬鄭所不能也。

論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答祁淳甫。

承下問承重孫婦姑在當何服。經與律俱無明文。並引顧亭林方望溪之說。判其同異。具見閣下讀書心細。古人所略者。澤何能知。姑卽所見及者奉荅。案承重孫婦服當從夫。並不計姑在與否也。唐律云。婦爲舅斬衰三年。其夫爲祖後。妻亦從服。婦爲姑齊衰三年。其夫爲祖後者。妻亦從服祖姑。政和禮書儀家禮皆遵之。至明會典。改婦服姑同於舅。今通禮遵之。是承重孫婦服當從夫。著於律已久。況承重者荷爵士之重。父殁固承。父未殁而廢疾亦承。其婦從夫而服與姑同。亦何嫌哉。且姑自服其應服之服耳。婦自服其從夫之服耳。彼承重不嫌於父。豈同服遂嫌於姑哉。夫承重者承爵士之重。非無形之物也。周制封建曰親親。曰尊尊。故承爵士者。雖諸父不敢先之。而其殁也。其父爲報服。斬衰三年。若施之後世。則駭矣。今封建廢已久。惟世襲者尚可言宗法。言承重。若大夫士庶家。一遇大故。其長子不幸死。輒引長孫加於諸父之上。曰吾行古禮。此宋以後拘儒不達世變之所爲也。若唐以前尚有解此者。故晉侍中庾純云。今五侯有爵士者。其所防與古無異。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於大夫以下。旣與古禮異矣。吉不統家。凶則統喪。考之情理。俱亦有違。然則律文何以著承重之服。蓋封建雖廢。承爵士者則代代有之。律文蓋爲承爵士者發也。然則士庶家何以行之。曰此由墨守家禮而致誤也。家禮非朱子所作。自田雜著辨之甚明。承重已失禮意。其婦之服。當在不議不論之例。除世襲言若宛轉從俗。則唐律以下所著甚明。可覆案也。管蠡之見。輕議禮文。恐不足備方聞採擇。惶汗惶汗。

狄未穎孟子編年序

言孟子者有五誤。趙岐孟子題辭。鄒本春秋邾子之國。孟子時改曰鄒。非魯也。今鄒縣是也。又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子孫衰微。分適他國。是孟子本魯人而實居鄒。不可謂鄒卽魯也。乃譚貞默編年略。以爲鄒卽孔子陬邑。誤一。司馬貞索隱。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年八十四。依此逆推。則其生當在烈王四年己酉。乃索隱謂在定王三十一年。聽雨紀談作三十七年。闕里志又作安王十七年。誤二。竹書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卽孟子所云齊人將築薛也。是年爲周顯王四十六年。孟子在滕。經有明據。乃金履祥通鑑前編季本事蹟圖譜。謂孟子遊滕在赧王元年去齊之後。誤三。紀年、梁惠王三十六年。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於是改元稱一年。又十七年而薨。孟子至梁。在惠王後元末年。年已五十餘。故稱王曰王。而王亦稱孟子曰叟。各從其實也。乃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卽至梁。通鑑綱目從之。又參用竹書謂襄王元年始去梁。凡在梁十八年。誤四。國策、齊宣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伐燕。三十日而舉燕國。與孟子合。此赧王元年事也。取燕燕叛。孟子之去。宣王之薨。並在是年。大事記朱子綱目明白可據。乃黃氏日鈔謂伐燕有二。前伐燕在宣王。後伐燕在閔王。孟子集註又謂齊破燕後二年燕始叛。說者因據以爲孟子後事閔王之證。誤五。有此五誤。而孟子之里居生卒出處先後。不可究詰矣。溧陽狄求穎先生。起而正之。闢諸謬說。歸之一是。而後亞聖之生平。如燭照數計。於戲。可謂有功於聖賢之門矣。先生所著孔子編年。其精核賅博。遠勝胡允任。有識者能辨之。然爲孔子編年。卽淹雅如閻百詩。亦謝不敏。甚矣書缺有閒。令人嘆生千百世後之難爲學也。先生著有四書補闕行

卽授梓。合之兩書。其有功於聖賢之門甚偉。夫著述至今日。幾幾乎人握珠家抱璞。而有功於聖賢之門則不多見。卽謂先生爲聖賢之徒也可。

癸巳類稿序

吾里學派。自江戴昌之。金程承之。其緒蕃變。率以治經爲宗。都說經鏗鏗。尤善治史部。則有吾師淩次仲先生。與師角立不倚。則有吾友俞理初先生。凡學無門逕則雜。雜則經學溷漢宋。天文學溷推步占驗。執一則隘。隘則暖暖姝姝。悅一先生之言。墨守訓故。甚且持古疾以病今。理初先生憂之。於是察兩漢門逕。端其趨向。於其歧則閉也。寢饋經史。旁通諸子百家九流。於其僞則剷也。不甯惟是。宋之亂漢易判。魏晉之亂漢難判。淄澠流合。易牙能分之。摭古人之愚。若辨黑白。乃益見古說之可信矣。書缺有閒。箋疏脫訛。徵之於諸子百家九流。有時而窮。則援及釋典道藏以爲助。粃糠塵垢。尙堪陶鑄。矧其精者。啓我質我。不猶愈於求野乎。然非先生受性精敏。一覽便記。又烏能宏覽博辨。差擇助詮。若是之廣且大歟。先生著述甚富。未暇寫定。今春應禮闈試。受知於王菽原主政。主政薦剡未售。急索其著述。佽金梓之。蓋欲以千秋身後名。償俗耳目一第之榮也。用心良苦。聞者感歎。惜乎時日稍迫。僅得十之三四耳。記十年前與先生篝燈夜坐。偶有作述。援筆立就。引證賅洽。退而撿諸篋。無一誤事誤言。洵乎才學識有千萬人而無數者。書將就。委序於澤。澤學術譾陋。焉云知先生。然私幸竝世見一傳人。引吾里江戴之緒。且未有艾也。

癸巳類稿又序

右癸巳類稿十五卷。吾友俞理初所箸也。理初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自識字積髮素。寢饋凡四五十年。其善於始也能入。其眇於終也能出。叢籍城擁。手繙繙不輟。輟輒大半成誦。地人名稱事回穴數載。極見某庋某冊某篇。行語即中。是謂能入。萃昔賢往事。判黑白。搖筆纚纚千萬言。某可據。某可采。某不可憑。某宜斠也。一篇中計疊簡不勝舉。使起昔賢論往事亦鎮。是謂能出。出入之際。無精心卓識果力。則絢博而支。絢斷而歧。宋以後逮有明。豈無博見彊識。則徇虛車。絀實用。恆若斯也。惟識足以徹千古之蔀。辨足以息萬喙之爭。富足以會古今之通。明足以別眞僞之溷。然後縱橫勃窣。底於是乃已。故治經貴一也。纆牽於注疏則隘。畔離於訓故則野。援證典确。孳甲新意。皆陶鑄秦諸書。漢諸儒。斯得之。治史貴紛也。讀未終卷。遂持論。則塞。讀一史未他及。遂持論。則陋。正窮乃稗。稗窮乃注。注窮乃金石。全史醞釀。歧說旁溢。斯得之。尤善言天象。暨厤數。以爲泰西法積精。然豈三代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厤。衡某時法。是非區分。則三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尤善言地輿。說方域。以爲中外同軌。不道險。今昔異履。不詳憲。惟殊方遐國。人所忽。必當察。察則萬一可據。爲攻戰之導也。至於掌故之鉅。名物之細。聲詁之雅。七緯三式。釋典道藏。素靈之奧。景教之歧。凡諸儒撟舌方皇者。稱引首首。如肉貫肆。絲在欄。則又非恆量所能測識者也。加以受性方直。僞書誣古必辨。魏晉儒改故訓。蔑先儒。必力辨。邪醜正否。嫉賢必覼縷辨。嗚呼。古心哉。古人哉。凡理初手成宏鉅書。不自名者。甚夥。年過六十。而聰強審密不憊。其著作未可涯。此冊斷自癸巳年。故曰癸巳類稿。刻成。索序於予。予讀之甚愜也。爰就所窺及者詅之。其諸廣邃。以俟大雅。

金石題詠彙編序

金石文字。自歐趙著錄以後。書不下百種。而裒其題詠爲一集。則自甘君實庵始。或曰。詩以道性情。至詠物則性情絀。咏物至金石。則性情尤絀。雖不作可也。解之曰。詩騷之原。首性情。次學問。詩無學問則雅頌缺。騷無學問則大招廢。世有俊才洒洒傾倒一時。一遇鴻章鉅製。則瞢然無所措。無它。學問淺也。學問淺則性情焉得厚。況吉金多三代物。其文字與經表裏。可補經闕。樂石之最古者與金同。其文字與史表裏。可補史闕。宋人棄訓詁。談義理。自謂得古人心。不知義理自訓詁出。訓詁舛則義理亦舛。又史傳年月官系之紊。非碑碣不能證。譬若羣子姓議祖舊。忽引一數百歲人在側。啞然指其妄。而議者紛紛退矣。然則吉金樂石之有關於經史如此。宜其自唐宋以來。題詠不絕。至我朝尤盛也。況訓詁通轉。幽奧詰屈。融會之者。恍神遊於皇古之世。親見其禮樂制度。則性情自莊雅。貞淫正變。或出於史臣曲筆。賴石之單文隻詞。證據确然。而人與事之眞僞判。則性情自激昂。是性情又自學問中出也。顧金石題詠。散在各集。非藏書家好古士不能輯。則實庵之功。且出歐趙外矣。余反復檢閱。欣然序之。時道光十一年八月中澣。

泰階六符後序

壬式之學。失傳久矣。明張仙槎得眞訣於孫南峯。遂傳姚少師之學。所謂以支爲體。以干爲用者也。干能使支。支不能使干。猶陽能使陰。陰不能使陽。不明遁干。則分毫無取驗理。曾門之外。如五變中黃經、玉藻金英照心神鑒經、直指析義等書。俱能發遁干之覆。然用遁干是矣。未嘗專用遁壬。用遁壬因而六之。則

自先生始。是書也。探源於伍相、范大夫。而文之以東方大中。縱橫勃窣。九變復貫。鉥析類神。至纖至悉。射覆責丁。若捕盜之用遊魯。至其文采吐屬。蓋遠超金匱玉衡龍首之上。下視漢唐以來附託之書。不啻培塿矣。先生績學嗜古。無所不窺。尤好闡天人之祕。此僅騏驥一毛耳。然聞先生居恆晨起。必焚香占一式。有求者則盡其求乃止。著有奇驗。布在人口。澤識先生於楚南。論古之暇。必及壬式。且言是書體例作意。時匆遽未及索讀也。今先生歸道山五年矣。嘉嗣鏡海前輩。出此見示。並屬序於澤。豈不以澤千慮有一得。然澤維管公明別傳云。術數有數十家。其書有數千卷。然而世鮮名人。皆由無才。不由無書。是則先生占驗之神。才爲之也。徒書云乎哉。道光十年。歲在庚寅。日干辛支卯。月將在子加酉。古歙後學程恩澤拜撰。

太原王氏族譜序

王氏巨戴有三。曰瑯琊。曰太原。曰京兆。瑯琊太原皆出武城侯離。離二子。曰威、曰元。元、瑯琊祖之。威、太原祖之。漢魏六朝。瑯琊之望最著。於是太原之偉人巨公。往往混於瑯琊。唐一朝王氏宰相凡十三人。瑯琊得其四。京兆得其二。而太原得其七。是太原之望。於唐尤甚。榆次於古爲太原郡。屬榆次之王。蓋自受氏以來。未遷徙者也。宜有譜。然世遠著錄竟少。王氏孫世居榆次。有裔長先生者。慨然曰。自吾十三世以上。吾歷歷可指數。若再上則無聞焉。及吾身不著錄。則日月益逖。並此十三世將澹忘之。故吾作譜。斷自十三世始。吾見某族某譜。與史傳牾者有矣。與碑碣牾者有矣。官不辨制。地不辨沿革。聞疑稱疑。廁以附會。

是重誣其祖也。吾何敢。吾甯紀於近也。恩澤於先生之子蘭圃大令爲亞。聞先生之言如是。於戲。是於敬宗收族之道庶幾矣。夫太原之望本巨。其中更世遠。文獻不能徵。遂紀於近。蓋其愼也。昔老泉蘇氏作譜。僅及其高祖。且自謂益州長史味道。至其高祖二百有餘年。其閒世次。皆不可紀。今先生乃能及以上十三世。不可謂不幸也。況作譜以後。其昭垂於後蓋無窮哉。

遊香雪海記

吳郡以西之山。蜿蜒磅礴。若鼎峙而林列。惟具區實呑之而不能盡。若雜置大小石於庭。而引水灌之。其狀或出或沒。或仰或俯。或環或玦。人咸知湖之盪乎山。而不知山之竅於湖也。竅於湖、故愈近水愈靈秀殊異。當湖山之奧曰香雪海。山固多梅。梅根飲於湖。而花醞釀於雲上。大江南北以梅著者。無與香雪海比。尋梅者以不得至香雪海爲憾。甚則一涉其涯而不見多梅。於是香雪海且負謗。道光十年二月下澣。陳玉生觀察、招梁芷林方伯、汪寅禾編修、及余、爲香雪海遊。余謝不往。觀察詫曰。君素豪於遊。無君不樂也。奚其辭。余曰。前數日曾一至。不見梅。登高眺之。則數十株廁桑林閒。乃詢海之農云。若梅何時可盡放。則應曰盡放矣。然觀察強聒不已。方伯亦使伻促登舟。余踉蹌去。是夜北風號怒。雪娑娑下。客皆噤哮不成寐。昧爽。泊光福司。起覷篷窗隙。則霽光皎然。觀察曰。天且假人。倘花亦若是耶。遂乘筍將徑抵香雪海。詣司徒廟。觀四奇樹。於是舁者譁曰。欲觀梅乎。須至菖蒲潭及潭西。乃至菖蒲潭。彌望十數里。若明雲屯積。時驕陽乍升。芳馥漚鬱。中人如醇酒。至潭西。鐵榦桀立。丹者、碧者、縹者、豹者、色相糅者。如以錦綺裹虬

龍。愈拏攫。愈斌媚。香益酷烈。順風聞數里外。觀察乃揶揄余曰。若非香雪海乎。海固不可一地限也。君目中之海何其隘。吾意中之海抑何寬耶。遂登六浮閣。復赴蟠螭山。山斗入湖。湖在几席下。乃食於鄧尉山之還元閣。登鐘樓。歸途經潘氏園。入舟。乘夕照。歸櫓聲穿叢綠間。山光水態益明。蓋來時暝無所見也。是役也。攬湖上之山。佛螺帝青。若煙點著明鏡上。則蟠螭最。自萬梅影中。掬湖光於掌上。則六浮閣還元閣最。花天然而夥。則菖蒲潭最。畦塊畛寶。各競姝麗。則潭西最。憑高下視。使疏花面面規帶。則香雪海最。惜哉易梅以桑。使數百年舊柯。寥落不及十一也。於是余十日閒兩至香雪海矣。令香雪海幾負謗者予。知香雪海之勝而徧及者亦予。然非方伯持之堅。觀察行之力。則不奪於人言。亦格於天時矣。遊、小道也。不親履則不易知。親履之而尚得其一。遺其十。矧大於遊者哉。因益歎余之憒憒。而服方伯觀察之去人遠也。三君子皆有詩。予因序之。

重濬北湖記

郴州北郭外、有湖曰北湖。唐永貞初。韓文公由陽山貶所、量移而北、待命於郴所觴詠地也。湖蕪絕。有流涓涓出山磵。敗畦賸圃。交絡其側。其窪處有舊形可規。今刺史曾君。慨歎湮廢。導泉成沼。列植木草。闢堂三楹。拓堂以庭。環庭以欄楯。令可俯瞰沼。堂祀文公。而以張員外署、李使君伯康、配焉。經始於道光六年春日。落成於冬日。以澤曾駐其地。屬記於澤。澤維公之待命於郴也。由貶陽山。實貶也。或以爲論宮市。或以爲論關中天下根本、遭逢旱饑、徵斂不以急。或以爲李實之譖。或以爲公謗時政。有泄其語於王伾、王

叔文、韋執誼者。疑不能明也。夫小人之厄君子也。或罔以所必無。或罻以所必有。或陷以有與無之閒。然君子辨於是非。或不受其誣。轉相詰責。則君子之身廢而其氣伸。小人之術行而其惡暴。惟其茫昧掩抑。不言其過。臨之以朝廷之怒。奔迫之命。則君子無可置喙。而小人得以顯逃其鉗網周內之罪。嗚呼。術至此、亦巧矣。迨赦書既下。量移而北。猶復使公鬱鬱居此。則小人之朋未翦。而其陰鷙沉毒。仍欲以茫昧掩抑相困阻。使小人不卽翦。則公之待命且無已時也。嗚呼。術至此。亦足以戚君子矣。然公不云乎。凡禍福吉凶之來。不必在我。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不可也。不又云乎。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若築河隄以障屋霤。是則公居郴三月餘。盱衡相羊。快意於北湖之上。極叉魚行酒賦詩之樂。所謂築河隄以障屋霤。而與騷人秋士。悲憤怨尤。激而爲此樂者。固大相河漢矣。且公之始貶也。宜咎李實。其待命於郴也。宜咎伾、叔文。蓋貶以貞元十九年冬。其時李實方幸。而待命以永貞元年春。其時伾、叔文方幸。然則北湖者。乃羣小人舉以貶君子。而爲君子樂天知命之地者也。嗚呼。後之遊者、可以觀矣。曾君名鈺。第進士。能文章。其治郴也。有李使君之風。其濬湖建祠也。得李使君之志。不意千百年後。尙有聯韓張李之交、而令我文公傾倒者也。若是者不可以不記。

重修有明何文簡公綽楔記

大淸道光八年、龍集戊子、夏四月。恩澤以試士來郴。有明何文簡之裔孫名某。揖於途。以文簡所著若干種進。且曰文簡殁。有表其功若德而綽楔者。石歷久將泐。名某等力任修。修竣欲乞文以紀其事。恩澤惟

文簡以通儒偉才。歷中外。所至皎皎。其功若德著於史與自著。不待覬縷。然其出處也以忠。而善用忠也以學。忠故出處不私。學故識卓。識卓故見終始。明當明世宗嗣位初。議大禮者始萌芽。宰執百寮論未沸。而文簡於萬里外。抗疏首爭皇叔考稱名之非。而韙漢宣光武晉元之得禮。斥漢哀安桓靈之失禮。若有以灼見世宗必遂其私而後止者。此其識不可及。張桂勃興。議禮愈支。文簡發十三難以折之。然不可奪也。不獲已、以哭爭倡。應者二百餘。而文簡廢。此其忠不可及。浸假帝興獻且去本生號。且考興獻矣。且加皇伯考於孝宗矣。且作世廟祀興獻矣。且躋興獻於武宗上矣。而後知文簡始議以哀安桓靈爲諷者之灼見。本末不爽也。而後知倡哭爭聲震殿陛之不爲激也。且也張桂之爭有所爲。文簡之爭無所爲。無所爲則以禮事君而已。引君當道而已。有所爲則希榮顯、排異己。不得君不已也。是則張桂之議縱有合於人心。已失其本心。而況所議之詭於時而戾於古哉。斯時議大禮者咸主漢議。然宋英幼撫於仁。與漢哀同。與世宗小異。張桂窺其隙。故其言易入。而世宗之始入也。卽不欲暫處太子位。故承大宗之說。百喙若弗聞。若文簡之論。則以漢宣帝不敢加號於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於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於恭王。則其識出於主漢議之上。蓋舜至孝也。未聞加號於瞽瞍。雖百張桂其何能辨。然張桂益以伸。文簡益以屈。張桂得君終以垢。文簡不得君終以潔。千載之下。莫不知文簡以忠退。而張桂以佞進也。且夫臣之於君。非休戚一體。則不能強諫。無眞誠感人、則不能聚其徒數百泣而諫。當其諫也。不知有刀鋸鼎鑊也。然非眞誠如文簡。則諫而退者有矣。不若是之激也。惟激愈見其忠也。愈見其以引君當道爲志。而他無

所冀也。惟激則愈見其識也。知張桂之熖日烈。世宗之心日渝。不棄其統與嗣背禮遂私、不止也。吾故曰文簡之忠本於識。識本於學。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史。故言成敗得失。若指諸掌也。是故其識卓。其忠堅。若視公家事如楚越。君躓而臣不扶者。其見唾於文簡必矣。吾慕其學。欽其忠。僭書於此。以爲來者勸。

孟縣修文峙閣記

孟縣形勝甲河內。王屋迤其北。大河亘其南。溴水襟其東。周爲盟津。晉爲河陽邑。唐宋以來。皆爲重鎮。河清柏崖無辟諸險要。皆棊布境內。蓋受扶輿之力厚。故氣逆順、風聚散、皆靈響若荅焉。吾友徐君勳、治斯邑有年。政平而訟清。穀穰穰山委。緣以文字化其秀良者。而邑父老咸稱邑之東南。向建鎖水閣。後圮於河。文運遂不振。斯言也。然乎否乎。夫十室忠信。好學以成之。其舉措足以運量造化。人固不爲地囿也。然而有舉莫廢。實守土之責。又河溴之閒。使巍然崒然者居之。上足以奉星辰俎豆。下足以壯遠邇瞻矚。所謂靈響若荅者。意在斯乎。於是邑侯捐白金三伯爲之倡。紳士宮樞等醵白金三千。竟其功。鳩巨工。庀大材。經始於乙未之夏。斷手於丙申之夏。閣仍三層。崇五丈。祀文昌奎星。凡閱十五月。頓還舊觀。於是父老欣欣。子弟愉愉。弦誦之聲。與大河聲相應。風俗且比鄒魯。曾科目之足言。而人材蒸蒸蔚起。科目亦相尋而至。理可券也。此一役也。可以不朽。事成。索記於予。予爲易其名曰文峙閣。銘曰。

河溴之閒。傑閣峙焉。以表我中渾。而輝映麥山。興廢舉墜。鑿崇造天。必起俊豪。爲多士先。

陶奠江先生崇祀鄉賢記

嘉慶十年閏六月某日安化陶莫江先生卒於里二十二年夏四月湖南巡撫巴哈布公、學政謝君堦樹、以先生祀鄉賢事具疏題請其年冬奉旨俞允道光八年夏其哲嗣江蘇巡撫雲汀先生澍寓書於恩澤屬記其事以恩澤曾任湖南學政知先生言行尤悉也恩澤惟古大賢負鄉里碩望殁可祭社必也秉純摯之性抱千百人之才其氣宏以剛其力峻以博於是乎氣足以舉事力足以任事人所不能爲不能強我爲之而必推及其至至則感感則明格乎天地而幽浹乎神鬼其生也名著其殁也道存是故孝庸行也先生之孝至於親病嘗糞感夢而親疾愈則孝至斂殯人所勇也先生之仁至於親昏面躬坎瘞則仁至以行型於鄉以文化於鄉尤恐人心之不克勉先生則曲從形家之言以遂其欲導其響貲絀不置病甚不舍疾風雨不閒卒也形家言所因建者建而書院亦從而華整人心所趣文業遂日盛非義之至烏能肩勞怨若是是皆先生卓行犖犖可紀者且學人於治經史時有所謂天文律筭禮樂名物分其一足擾擾一生而先生囊括而幷攻之發爲文若詩又雄卓深健楷模後生非蓄氣之宏且剛用力之峻且博有不能爲不能強者矣恩澤使湖南時凡湖南人稱篤行者方聞者必首先生言文若詩若著述必尊先生先生之名溢於其鄉其道存即其神無不在也俎豆而尸祝之誰曰不宜古今鄉先生一行一言之修湮沒者不少惟磊落奇偉之士流傳於無窮且天必有所發焉以顯著其才若德今雲汀先生治江蘇宏績鉅畫不可殫述其任事也必推及其至則於先生之所蓄蓋能探其源而揚其瀾也是能使先生之名溢於一鄉而兼達天下也先生諱必銓字士升號莫江湖南安化人

潘少白文稿序

澤與少白山人交凡四載。一日縱言至於文。因出示大箸若干卷。澤三復讀之。窺其性情正功力厚也。促付梓。梓成。澤欣然序之。其言曰。無範、非文也。爲範以自盡、非文也。形似而多規仿毗倚。非文也。清而無包孕。非文也。夫文士之心。與天地之心相貫。其言皆人人所欲言。其言皆人人所不能言。其言皆賢哲所未盡言。然後其道尊。其藝傳。是故狂、文也。狷、亦文也。正、文也。奇、亦文也。吾於少白山人信之。山人、古狂者也。負兼人才學。與藝靡不通。足跡窮宇內。政事人理物情靡不達。於是由狂返狷。遂進乎道。其爲文也。探六經羣史諸子百家之奧。涵泳得義理。損益得法度。出入得鋒距。於是由奇反正。遂進乎道。夫神明於榘矱。有範亦無範。無所規仿毗倚。則可令古人似我。包孕至厚。則瀏然而清者愈見。觀乎溯溝之清與江湖之清殊。江湖大波起。則天地易嚮。其激也。魚龍百怪。隱現變幻。不可迫視。而清愈昭然矣。蓋徒狷無施措才。徒奇無堅定志。人知山人之狷。而不知自狂。人知其文由正入。而不知自奇出也。使持此爲用世資。其運量詎可涯。惜也。澤處抱獨。僅以文傳。然而道固在是。此澤促付梓之意也。

跋黃忠端楷書孝經墨刻

右黃忠端楷書孝經墨刻。此庶人之孝也。下增引詩云。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廿五字。不知何所據。其題首云。孝經定本。似定本、卽所據也。按忠端著述。有孝經集傳四卷。以集傳證之。亦無引詩廿五字。而右經一章下。注云孝經舊本凡十八章。千七百七十三字。石臺本

皆依劉向所校。河間獻王得於顏芝者。獨標題差殊耳。近儒皆疑四孝俱有引詩。而庶人獨否。似有闕文。又聿脩之義。大雅所告天子。無忝之詩。小宛以勖庶民。欲移大雅以發天子之端。推無忝以起庶民之例。於說亦通。然於首章文義未終。於過節發端多礙。小宛之賦。雖通於庶民。有變之義。反疏於侯國。又云。凡孝經之義。不爲庶人而發。其自舜文而下。獨推周公以愛敬爲道德之原。豫順爲禮樂之實。又云。劉炫繆以閨門之語。溷於聖經。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古文多此二十二字。朱子誤以聖人之訓。自分經傳。必拘五孝以發五詩。則厥失維均。去古愈遠矣。據此則忠端不以庶人章增引詩爲然。況舉詩以實之乎。且定本之說。既不見文集。又不見集傳。蓋無所謂定本也。然經義考引朱垣之言曰。忠端在白雲庫中。手寫孝經百二十本。本本各別。或者增此二十五字之本。是忠端未定論以前所寫歟。

孝經有古文今文之分。王劭、劉炫、紛紛聚訟。見於隋志。主古文者、劉知幾。主今文者、司馬貞。彼此駁議。見於唐會要。自石臺孝經、用今文而古文遂微。石臺孝經。即唐明皇御書。然據黃氏日鈔所載。核之古文。多閨門一章二十二字。今文無之。其餘不過字句有增減。章有分合耳。即晚出之足利本。其經文亦無大同異。惟僞託孔安國注爲不足信。而今文鄭注。是小同所作。嚴可均所輯孝經鄭注。仍以爲康成所作。阮福孝經通義。則云小同。三國漢魏隋唐不見之本。宋元明不能見。中國不見之本。海外或見之。茲按古今文及足利本。皆無庶人章增引詩之說。則所謂定本者。蓋不可信矣。吳草廬孝經定本。亦無此引詩廿五字。

朱子作孝經桀譔。爲此經添一改本。吳草廬作孝經定本。又爲此經添一改本。

吳少空傑奏唐陸宣公贊從祀聖廟疏書後

聖門比天地燾載無不有也則賢喆忠孝文武俱宜入有艮限乎則唐人曾言之一爲抱殘經於兵燹幾墜之際一爲有傳注功所謂代用其書垂爲國胄者然七十子不必皆著作皆抱殘經何也曰親炙可弗論外此雖賢喆忠孝文武不傳道俱不宜入此荀董揚而後所爲落落也然則荀董揚何以入曰其立言中言語科故繼入有韓昌黎繼入有陸宣公宣公仕孱朝覲庸主無赫赫事功其立言則醇乎醇者也荀之言性惡激而爲之後世尚有抵其隙者揚出處大節已刮獨以立言耳宣公其董韓閒乎宜其千百載後達者發之禮官承之聖人頷焉大抵漢宋大儒有傳注功方得入其見也拘宋以後指心爲傳道雜以禪悅亦得入其弊也蕩而立言以傳道其道也其文也則別樹一幟焉故必如宣公乃可繼荀董揚韓而後非然則宜守唐人成議以峻聖門艮限乃所以尊聖道也

神龍蘭亭跋

定武爲歐臨神龍爲褚臨常談耳謂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摹拓遂亡者董廣川也然未目爲神龍本謂宋理宗嫁周漢國公主於楊鎮爲報奩之物者袁清容也是神龍本之目權輿南宋閒矣此本筆趣洋溢具斜簪散髮之態實遠出穎上之右謂是宋摹拓誰曰不宜若泥暢字左頂逆折和字收筆內轉及貞觀神龍開元印纍纍然則是執牝牡驪黃衡千里馬矣

安玩堂藏稿後跋

右安玩堂藏稿文五十九首賦十三首詩二百四十首先大夫榮祿公所箸也恩澤生十一歲而孤記就塾時先大父手時藝授恩澤且誨曰爾父少讀書一再過卽成誦不忘爲文析理用法至溪邃通鄭學於詩三禮尤精核爾未知其涯也言能彖欵又記曹文敏公語恩澤曰尊甫學士背誦十三經並注疏琅琅然爲文縱橫變化神明規矱業師王明府訓恩澤曰吾座主以韓柳筆爲時藝尤妙解題能補漢唐宋諸說所未備恩澤稍長謁法時帆丈謂曰尊甫文旣工絕賦律尤整細不踰唐賢法詩無窮清新吾歙鮑覺生少司空以詩賦鳴謂恩澤曰尊甫賦律追唐賢詩格追兩宋雅潔精鍊卓然成家善乎吾座主曹文正之言曰尊甫與僕爲總角交同志同業能以實學發至慧識力才鋒俱峻絕故行文有宏逸之氣詩始喜鬥博似吳淵穎繼以淸峭勝遂棄落陳言獨標雋旨惜乎年踰強仕遽歸道山平生貫串羣經尤深詩三禮三傳未暇箸述成一家言而僅以詩文傳矧稾艸又佚其大半耶恩澤不善讀父書習聞先師友所論因附識于簡末道光十有六年始校閱八月而成任其事訂其譌爲張石洲大令卽前序張蓀圃太夫子之文孫也十有七年夏四月孤恩澤識

題倉龍集

右成邸詩草一卷詩凡卅二內失題者二繡夫姊丈得於令兄芝房處謂余曰成邸筆法當代之善鑒者稔知之然無款印愚滋後人惑也予盍爲我跋其後予伏讀之下見有送吳祭酒錫麒還里詩者刻入詒晉齋帖見有謝十色畫錠詩者則謂先大夫弆於予家得此二證不必款印而斷其爲成邸無疑無疑者

也。況眞草隨意。天機盎然。逋峻之法全收。黝黜之神亦妙。較矜練時不啻過之。詩則五古得晉人意。七古得蘇長公法律。體兼初中唐而波及北宋。其橫鶩捷出。名論超雋。則由學博而才贍。位重而道高也。且夫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地居枝昵。而友接佳流。懷抱之際。尤難涯涘。傳所謂雅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者。庶幾見之矣。先大夫曾遊梁苑。頗甘楚醴。投贈之句。貫若文珠。徇知之書。光乎舊篋。而綠苔生後。賓客先傾。鳳尾書餘。賢藩亦謝。反復斯卷。不勝憮然。辛卯秋八月下浣。

桂陽州重修試院記

桂陽州試院。國朝雍正十年剏。乾隆四十八年修。閱卅餘載未修。地寖下。水侵暴。土沮洳。不勝載。棟阿蒸出菌。又不勝瓴甋。使不卽治。則頹且墟矣。州刺史陳君同治澂此邦。慨然思整。懼無以欣也。取諸民。則懼民未孚。倡而弗和也。政成五年。民信其長。乃攘臂以邪許倡。民皆諾。遂積朱提二萬餘。進鄉老約曰。某宜培。某宜闢。某宜更。怠者宜董。撓者宜懲。我職之。我暇。輒旦暮省。支度出入。雖纖毫若職之。毋以闕。鳩者庇者。咸奮若營己室。增土至半丈。宋椽皆良材。先廊舍。次堂廡。次簷。个庖湢。庳其外。陳以直中門。令士魚貫入。且避雨。經始道光七年夏五。其年冬考室。刺史嘆曰。是剏也。奚爲修。彼昔之剏。何異頹且墟耶。今剏不告後。後何以繼。踰年夏。余按試。斯乞文紀厥事。奈惟宙合之奇。不於人。卽於物。桂、寶區也。五金丹砂皆族。故物贏而人絀。今寶且衰。而蜿蟺鬱勃之氣猶是。豈別有所洩耶。抑人將贏而寶將絀耶。桂、又瘠區也。不足於穀。乃贏於寶。故可支。今寶且賊民。穀益不足。然邦君攘臂以邪許倡。不旬日而朱提累萬俱集。不數

月而工以藏。夫求試而利祿。青衿員領事也。自把耰鋤、逐什一者視之。弗急也。咸奮若是。意者人皆知重儒。不吝竭其貲以爲重儒地。而儒者亦從容受厥福歟。夫人不愛寶。則寶之數絀。人重儒。則儒之數贏。天相人。則磊落奇偉之儒生。人順天。則磊落奇偉之寶棄。使儒者徒受厥福。而不自淑其身。厲其學。則不惟悖天。兼悖人。多士勉乎哉。異日名山尊大儒。明廷尊大臣。所謂萃五金丹砂之氣。而英英以寶見重者。將必有其人矣。然非邦君倡於民。重厥儒。則倡無以應。非把耰鋤逐什一者。皆知棄寶而重儒。則無以荅邦君之倡。蓋重儒之一念。上下相應。所關甚鉅。若廊舍寬則士舒。堂廡寬則校士者舒。去風雨之患。腫鑿之疾。猶其末焉者也。故紀其犖犖大者。